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六期

拓扑学与时间

La topologie et le temps

1978—1979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六期研讨班《拓扑学与时间》（La topologie et le temps，1978—1979）共10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a topologie et le temps；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opology and Tim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8年11月21日 5
第2课 · 1978年12月12日 17
第3课 · 1978年12月19日 24
第4课 · 1979年1月9日 27
第5课 · 1979年1月16日 34
第6课 · 1979年2月20日 37
第7课 · 1979年3月13日 47
第8课 · 1979年3月20日 52
第9课 · 1979年5月8日 60
第10课 · 1979年5月15日 107

第1课 · 1978年11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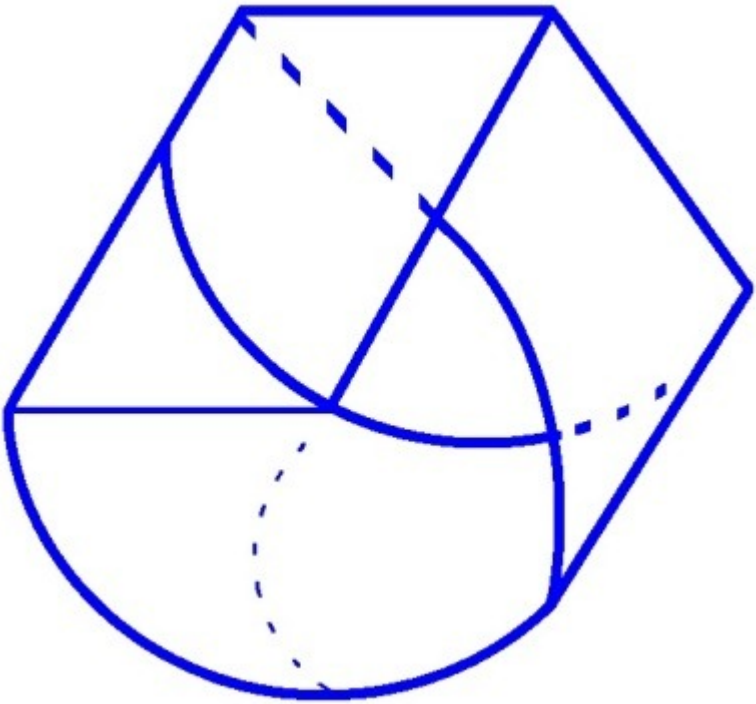
拓扑学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就在于“诸时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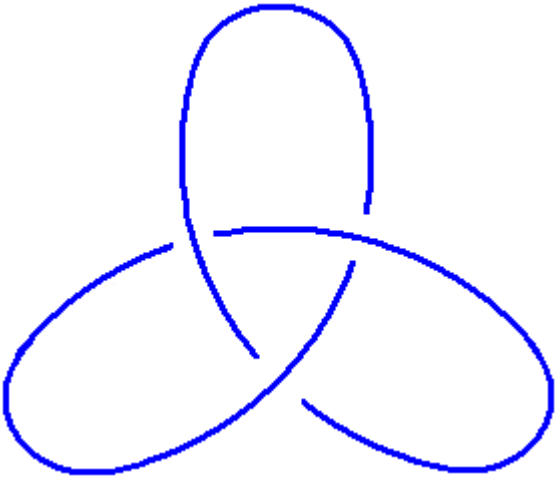
> [注] Cette correspondance consiste en les temps 在 Staferla、Michel Chollet 两种转录及现存录音中一致。录音里的 les temps（诸时间）与 l’étant（存在着的东西 / 存在者）同音，听辨上形成歧义；因此正文保留底本的复数“诸时间”，不把它定改为“存在者”。结合本课开篇所说的“切割的时间”，这里也可能暗示拉康的多个逻辑时刻，但那属于解释，不能据此改写底本。

拓扑学具有抵抗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应关系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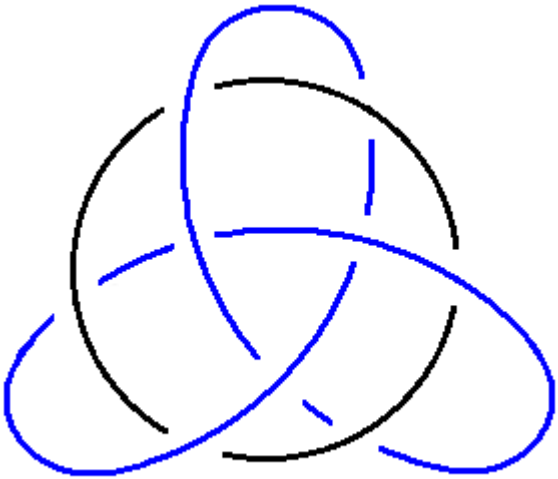
有一条我们已经画出的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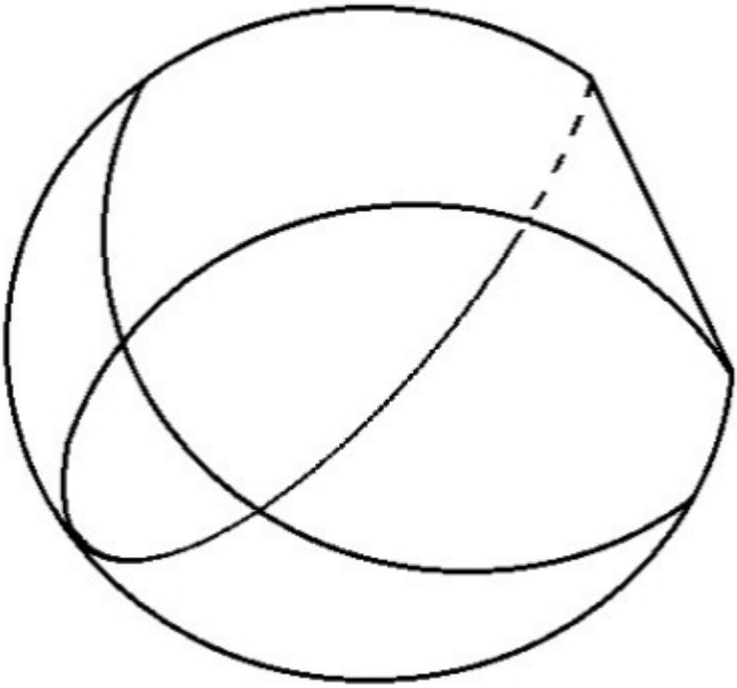
这就是所谓的三重带。可以注意到，这条三重带的特征在于它有边，而它的边大致是这样：



它的边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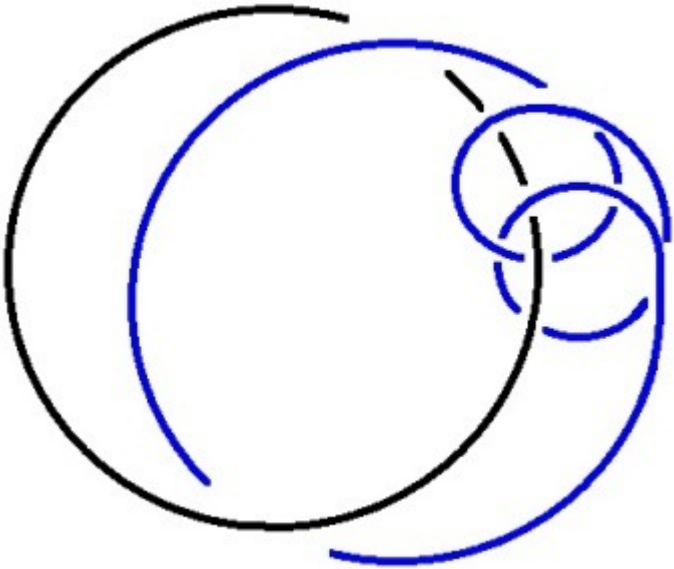
说得更准确些，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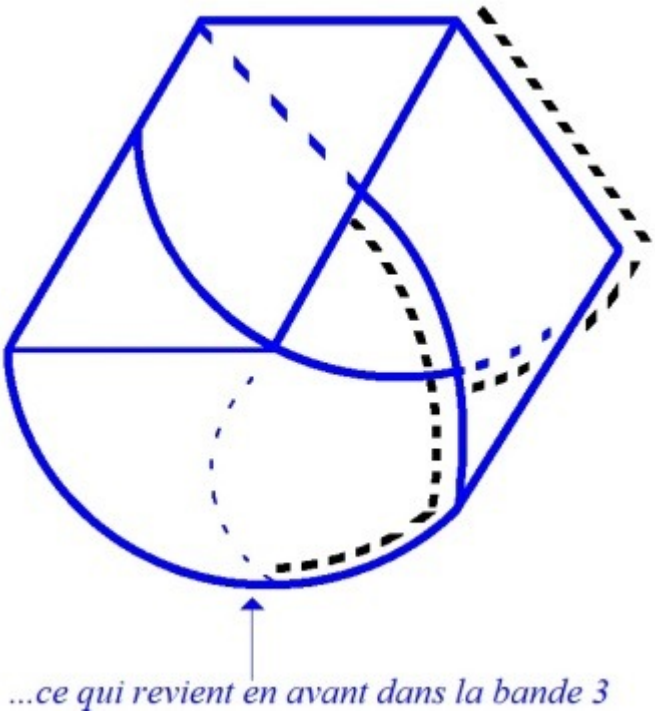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把这些边折回去，就会得到这样呈现的东西；于是，黑色圆环便呈现出这种样子。结果大致就是这样。

这里的黑色圆环是白色的。［拉康指着一个白色绳圈，它从一圈黄色绳线的缠绕内部穿过。］

好了，我把它传给你们看。



有一种办法，可以用这条带把它覆盖起来［虚线］：



此后，它从下一条带的后面穿过。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从下一条带后面穿过的部分，恰恰就是回到第 3 条带前面的部分；此后，它又回到这里所画之物的后面，我是说，回到三重莫比乌斯带的后面。

正因如此，它又回到了前面。

因此，我们得到的是：

- 在前面：1、3、5；
- 在后面：2、4、6……6 又同 1 相接。

这正是我用虚线标出的包覆带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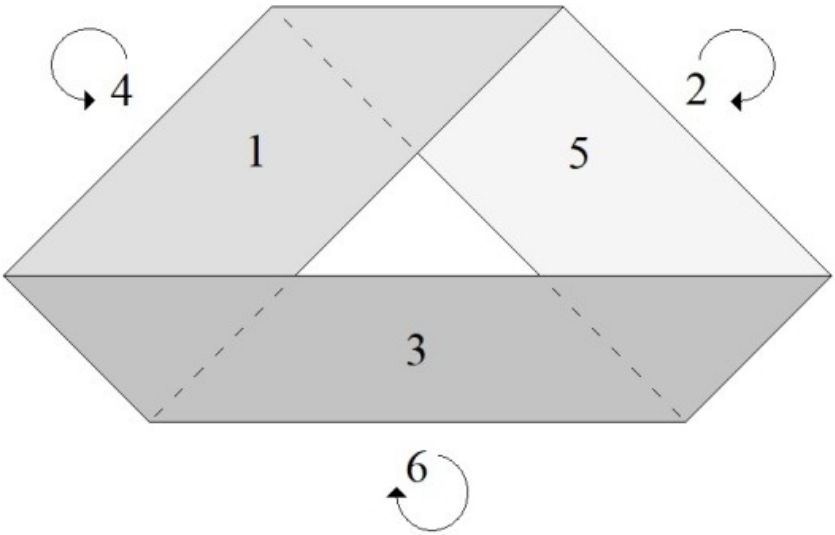
你们可以摆弄它，甚至可以用它覆盖三重带。

这里还有一个我目前称作“包覆带”的样本。

你们可以确认它与……是同一的。

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普通的莫比乌斯带……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一条普通的莫比乌斯带——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莫比乌斯带——同样让 1、2、3、4 各自处在同样的位置上：

- 这些数：2、4、6，都在后面；
- 而这些数：1、3、5，都在前面。

这里是 1；它在 2 处从后面穿过，在 3 处从前面穿过。在 4 处，它从后面穿过，这使它能够在 5 处重新回到前面，再从后面穿过，经由所谓的 6 同 1 相接。

因此，在三重莫比乌斯带中，包覆带有两条边。

在我刚才传给大家看的那条带上，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

这是一个重要之点；你们可以在我刚才传给大家看的东西上核实它。

所有莫比乌斯带之间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至少这种交替就是如此。

是否可能——这是肯定的……——切割莫比乌斯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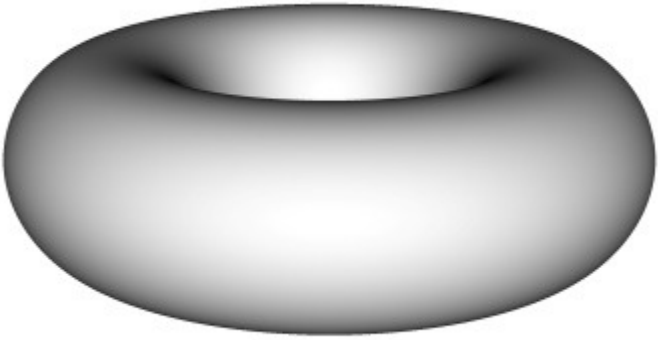
不仅每一条都可以切割，而且还可以切割我所谓的衬带。

什么是衬带？

衬带可以单独存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切开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带归根结底是整件事情的灵魂。

有一种办法，可以在环面上画出一条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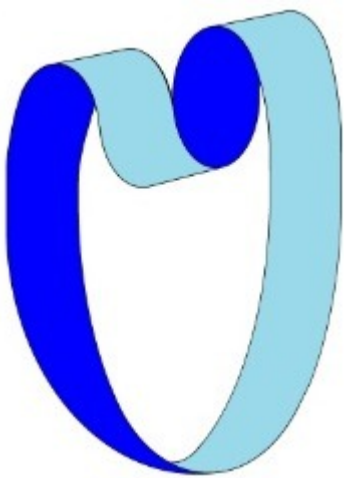
如果所涉及的是三重带，画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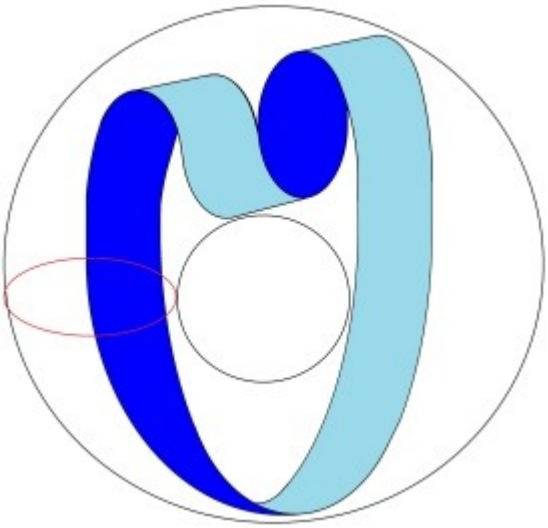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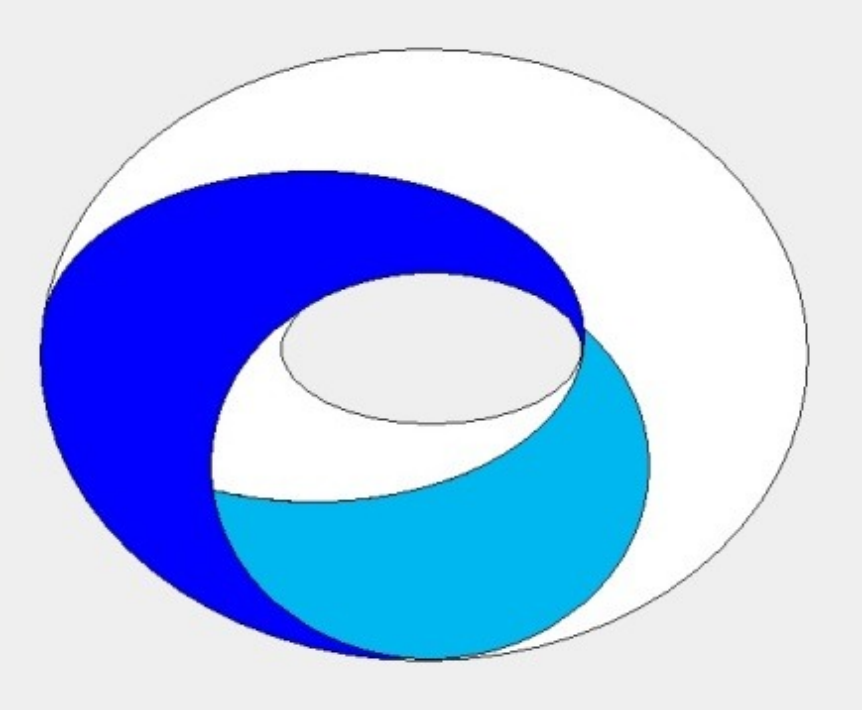
为此，必须把环面捏拢，让构成环面的两个表面贴合在一起[注1]。

[注1] 参见《晕眩言说》（L'étourdit）："现在来一点拓扑学。"载 Scilicet 第 4 期，瑟伊出版社，1973 年，第 26 页。

内侧面消失了，它被压平、碾扁了。

同样很容易用环面做出一条三重带……

我想说的是，同样很容易做出一条单重带。



精神分析与拓扑学之间毕竟存在一道裂口。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我努力要做的，就是把这道裂口填上。

拓扑学具有典范性；它使我们能够在实践中作出若干隐喻。

结构与拓扑学之间存在一种等价关系。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格罗代克那里所说的“本我”（Ça），就是这个；正是这个“它”，才是“本我”。[注]

> [注] ça 是日常指示代词“这 / 它”，大写 Ça 又是法语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德语 Es（本我）的译名。拉康在 C’est ça le « Ça »⋯ c’est ça qui est « Ça » 中反复利用两者同音而大小写不同的双关；正文以“本我”保住概念义，同时留下普通“这个 / 它”的指示义。

必须在结构中确定方向。

并不只有博罗米结。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为了推广所谓的博罗米结，可以有一种做法，它并不只是让一个结在其中一环被剪断后便从其他所有环中释放出来。

有一种特定的方式可以明确说明：在 5 个圆环中剪断 2 个，恰恰必然使余下 3 个获得自由。

这就是所谓博罗米结的推广。

在 5 个圆环中剪断 2 个，其余 3 个便是自由的。

我会努力在今年结束以前给你们举出一个例子。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好了，我讲了一个小时。感谢各位倾听。

第2课 · 1978年12月12日

我曾冒险宣布，也许会举出一个所谓“广义博罗米结构”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会说明怎样才能使某物呈博罗米式——我的意思是，五个圆环从何时起显现为博罗米式，因为在博罗米结构中，所涉及的正是圆环。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我先前宣布的广义博罗米结构，是从五个圆环中取走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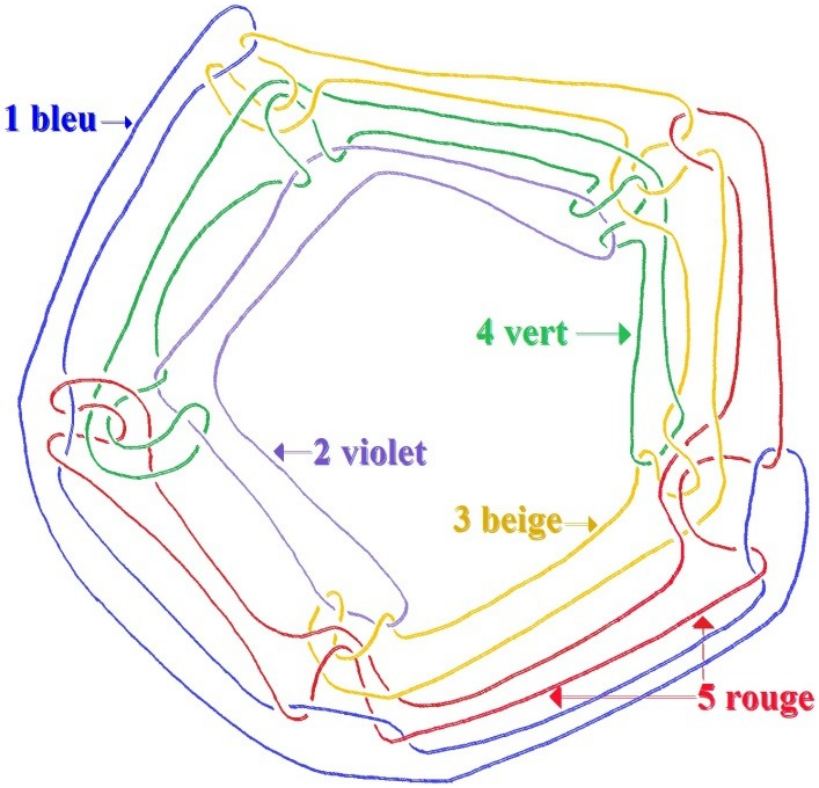
有两个人亲手把解答交给了我，即：

- Parizot 女士——我希望她今天在场；
- 以及一个名叫 Vappereau 的人，他也愿意为这个解答出一份力。

要使之呈博罗米式，再容易不过；

- 也就是说，解除它们的链结；
- 也就是说，让 5 个圆环获得自由。

这里是第 1 个，这里是第 2 个，这是第 3 个，这是第 4 个，这是第 5 个。



这是第 3 个，这是第 2 个。

第 2 个是紫色的，第 3 个是米色的，第 4 个是绿色的，第 5 个是红色的。

从这五个圆环中释放两个，方法非常清楚。

参与此事的两个人都愿意说明这是怎样可能的：一共有十种可能方式。

只需释放——也就是说，剪断——1 和 2、1 和 3、1 和 4，或 1 和 5，另外三个便会解除链结。这一点很容易看出：例如，这条紫色圆环一路滑动，缩成来到这里的这个东西。这条紫色圆环缩成这个东西，它一直滑到这里；由于第 5 个已经消失，它便同绿色、米色和紫色圆环解开了。[注]

> [注] 这一段的颜色指称在 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种独立转录中完全相同：同一"紫色圆环"被说成同"绿色、米色和紫色"三个圆环解开，造成自指冲突。图中颜色也不足以可靠复原口头指示，故正文不擅自替换其中某一种颜色。

这里是自由的；这三个——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圆环——这三个圆环彼此相对都是自由的。

绿色、紫色和米色圆环相对于紫色圆环是自由的[注]，也就是说：

> [注] 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版都写作 Le vert, le violet et le beige sont libres par rapport au violet，再次让"紫色"同时出现在三环组与参照环中。这很可能是口述或听录时的颜色误记，但目前无法判定应改哪一处，译文保留这项异文性。

- 绿色圆环解开了；
- 米色圆环也解开了；
- 而这里的紫色圆环同样解开了。

很容易看出，把 2 分别同 3、4、5 配成一对并将这对解开，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把 3 同 4 配对，或把 3 同 5 配对，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把 4 同 5 配对，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因此，对于这 5 个圆环，共有 10 种切割方式，能够使所要求的结果出现。

我又把研究推进了一步：我询问了一个由 6 个圆环组成的组，追问怎样通过剪断其中三个得到一个广义博罗米结构。

这样做确实有 35 种方式。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为此，正如我们做出这 5 个圆环那样，还需要做出第 6 个。

这种做法我就不拿来烦你们了，因为那多少会显得有些勉强。

不过，它是可以构造出来的。

在剪断 3 个圆环的 35 种方式中，可以得到我称作博罗米式的这个结；我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以三个圆环为原型，也就是说，取走一个，三个圆环便都解开……

只需剪断一个，另外三个便都解开了。

在由 6 个圆环组成的博罗米结构中，同样只需剪断 1 个，6 个圆环便全都解开。

我要明确指出：解开 5 个圆环有 10 种方式；而通过剪断其中 3 个来解开 6 个圆环，则有 35 种方式。

也许我会把 Soury[注1] 今天早上得到的东西发给大家；他愿意负责把一张彩色照片复印出来——也就是说，复印件上看不到颜色。不过，只要剪断其中三个圆环，就能看出其他圆环都是自由的。

> [注1] 参见 Pierre Soury，《链与结》（“Chaînes et nœuds”），第 2 卷，第 83 篇，Michel Thomé 与 Christian Léger 编，巴黎，1988 年。

给每一个圆环涂色需要相当仔细，不过可以看出，这个办法行得通。

这意味着先取走 2 个，然后再取走第 3 个。

正是在取走第 3 个时，其余每一个圆环才显现为自由的。

您就是 Vappereau 吗？我听您说。

Vappereau

您在计算通过剪断 3 个圆环来解开六环链的不同方式时，算错了。

您给出的 35，是七环链剪断 4 个圆环时的结果。

拉康：我说的是，在 6 个圆环中剪断 3 个，便得到一条博罗米链……

Vappereau：您说这样做有 35 种方式，然而其实只有 20 种。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拉康

是的，确实只有 20 种。

确实只有 20 种；因此，是我弄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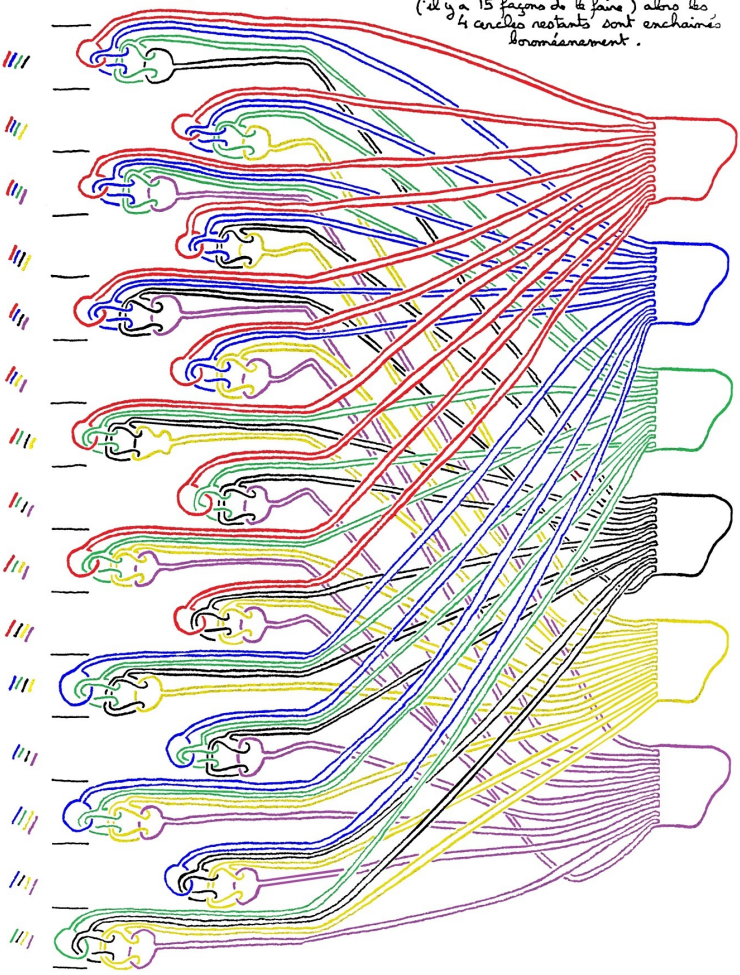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我只能为此道歉，并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不会再拿圆环来同你们谈了。

好了，再见！

texte 83

Chaine à 6 cercles, telle que chaque fois qu'on enlève 3 cercles (il y a 20 façons de la faire) alors les 3 cercles restants ne sont pas enchaînés. Celà implique que chaque fois qu'on enlève 2 cercles (il y a 15 façons de la faire) alors les 4 cercles restants sont enchaînés borroméennement.



第3课 · 1978年12月19日

我立刻告诉你们，我今天不作研讨班讲演。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家停电了；人们所谓的“灯”，也就是电灯，全都不亮了。

当然，今天在场的 Gloria 帮了我：她给我拿来几根旧称 chandelles、如今叫 bougies 的蜡烛。

Gloria　同我的教学——也就是同我今年关于拓扑学与时间所教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她帮助我；当我要做绳圈时，她帮我剪绳子。

绳圈是理论性的；它关涉圆环，关涉柔软、甚至有弹性的圆环——这是可以想象的。不过，想象走不了多远。

拓扑学是想象的。

它只是借助想象才得到发展。

必须在想象界与我所谓的象征界之间作出区分：

- 象征界，就是言说；
- 想象界与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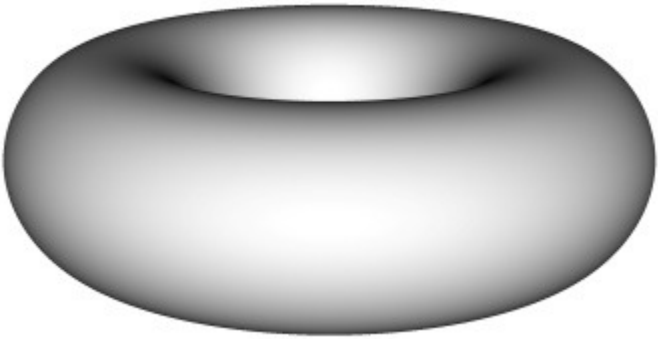
有些表面有时没有边界：例如，环面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表面。

不过，环面可以被压平；如果把它压平，便会形成一个有边界的表面。

也正因为如此，环面才可以用来做莫比乌斯带。

画法如下。只要把它压平，它就形成一条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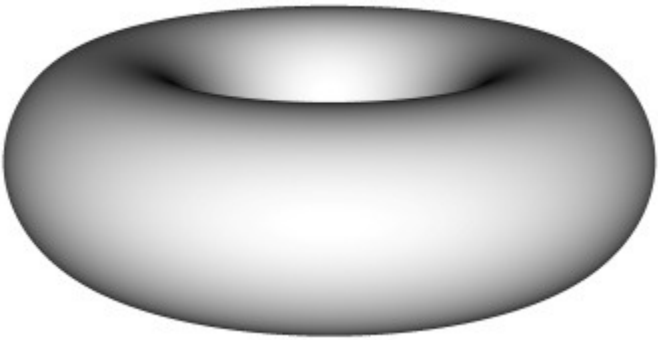
不过，也可以把这个表面重新鼓起来；这样一来，它便再次成为一个环面。



→



→



尽管如此，环面与莫比乌斯带仍然彼此不同。

［由于没有扩音设备，研讨班最后几分钟的录音无法听清。］

第4课 · 1979年1月9日

性关系不存在——这是我已经陈述过的。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那么，是什么在它的位置上起替补作用呢？因为很清楚，人们……[注]

> [注] suppléer 在这里不是把“不存在的性关系”补成一项完整关系，而是指某物在这一缺失的位置上起替补作用；因此译作“替补”，避免“补足”带出的完整化含义。

所谓的人们，也就是人类……人们会做爱。

对此有一种解释：可能性……

请注意，“可能者”被我们定义为“停止被书写的东西”……也就是第三种性别的可能性。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至于为什么会有两种性别，这倒很难解释。

夏娃的替身，也就是莉莉丝，唤起了这一点。

然而，唤起终究不是一件精确的事情。

正是在精确性——也就是说实在界——这一点上，我在设想博罗米结究竟为何物时援引了它。

博罗米结的实存性在于它可以被想象。

想象界同所谓的象征界——换言之，同语言——有什么区别？

语言有其法则；普遍性是它的模型，特殊性同样也是。

想象界所做的，就是想象实在界：这是一种反射。

反射与镜子相连；因此，正是在镜子中，一项功能得以运作。

镜子是最简单的装置。

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自然的功能。

奇怪的是，我竟选择博罗米结来由此做出某种东西。

不过，博罗米结有这样一个性质：可以从其中任意一个圆环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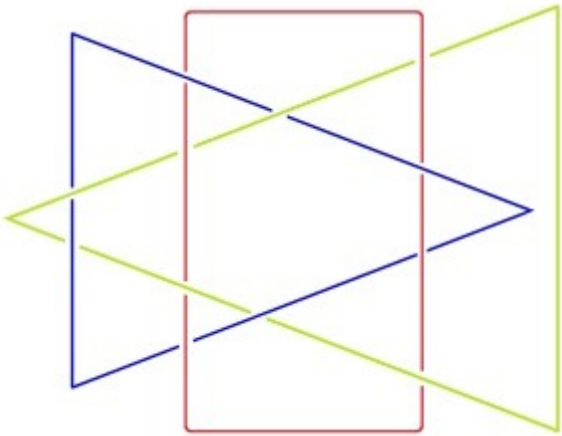
与此完全相反，在这个图形（I）中，不能从任意一个圆环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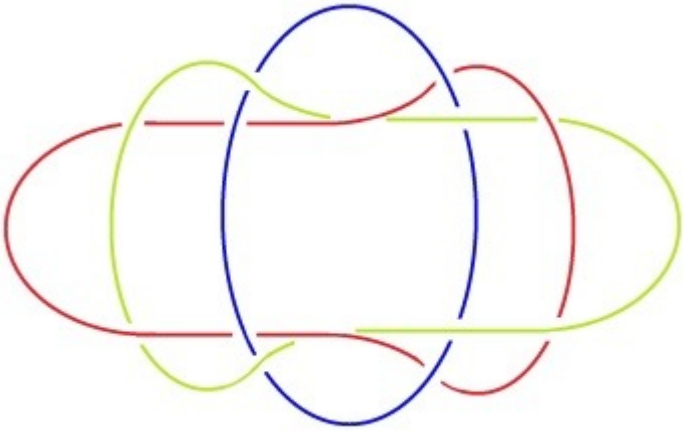
如果从这个圆环（绿色）开始，就会遇到一个障碍；它会像左边的图（III）所显示的那样形成辫结。不过，如果把这个圆环向右拉，另外两个圆环便会被带动，而我们不知道这种带动会产生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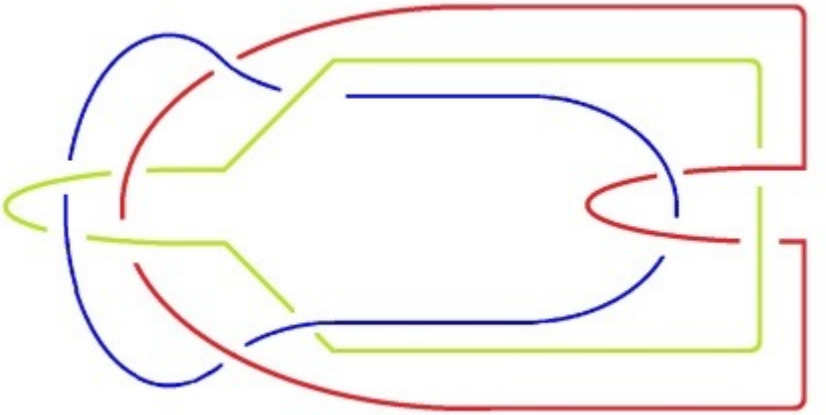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被带动的是另外两个圆环。

这个图（II）也是同一种情形；正因如此，这里这个东西不能用来象征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因为在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中，我们所象征的是圆环的内部（V），也就是圆环内部的场——“场”，法文拼作 c.h.a.m.p.。

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隐喻。要在这个图（I）中安置一个隐喻，会比在这个图（V）中困难得多；更不用说在第三个图（II）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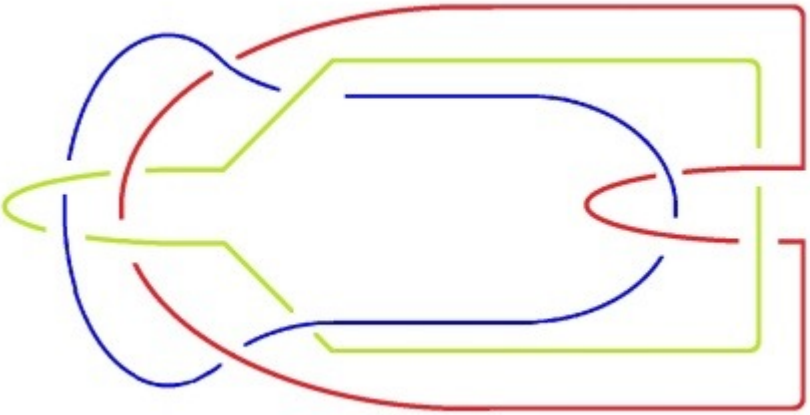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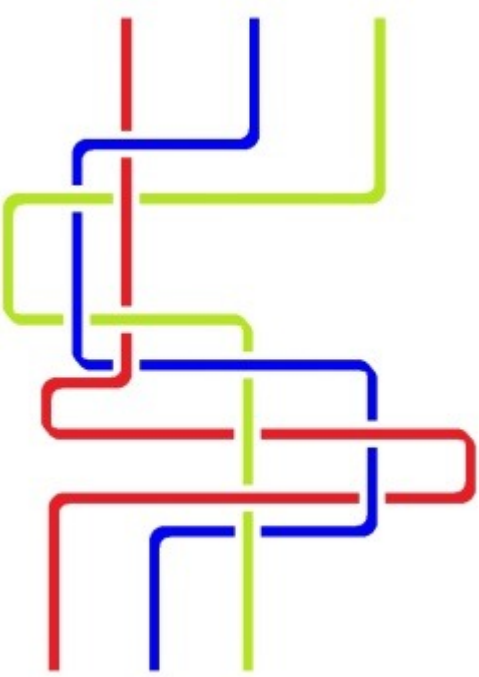
I V II

因为第三个图（II）看上去更复杂，但其实是同一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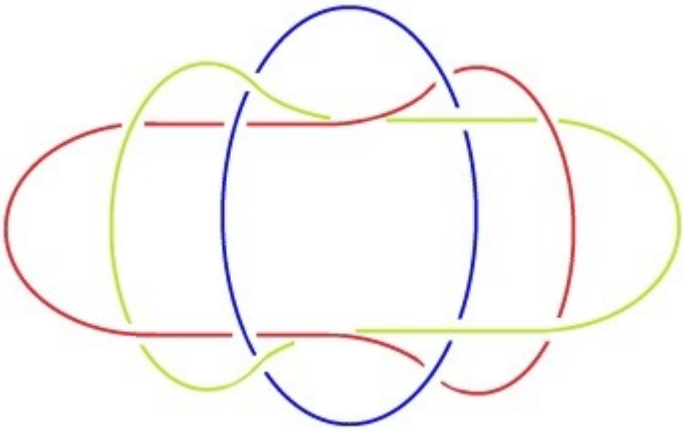
之所以是同一个图，是因为红色圆环在那里有一个弯曲点；借此可以把图形规整起来，使左边的图（I）纳入右边的图（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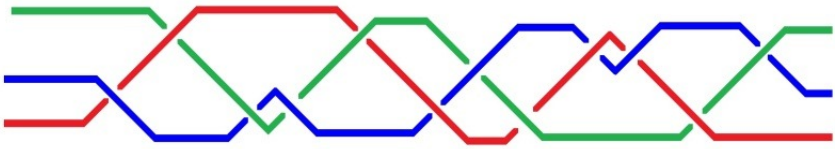
区别在于，这个图（II）同那个图（III）相合；





II　III；而这个图（V）像那个图（IV）一样编成辫结：





V IV

处于最简单状态的博罗米结隐喻是不恰当的。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这是对隐喻的滥用，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东西承载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性关系不存在，这才是我所陈述之物的要点。

因为有一个想象界、一个象征界和一个实在界，所以性关系不存在——这正是我不敢说出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说了。

很明显，我错了；但我任由自己滑向了这个说法……我就这样任由自己滑了进去。

这很麻烦，甚至不只是令人厌烦。

更令人厌烦的是，它毫无根据。

这就是我今天才看清的，也是我此刻向你们承认的。好！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第5课 · 1979年1月16日

我对上一次向你们宣布的事情颇感为难，也就是：必须有第三种性别。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这种第三性别无法在另外两种性别在场时继续存在。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有一种强制操作，叫作入门仪式。

精神分析是一种反入门仪式。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入门仪式，就是我们借以——可以这样说——升向阳具的东西。

要知道什么是入门仪式、什么不是，并不容易。

不过，总的方向终究是：人把阳具整合进自身。

既然没有入门仪式，人就必然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好。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下面我要同你们谈一个五股辫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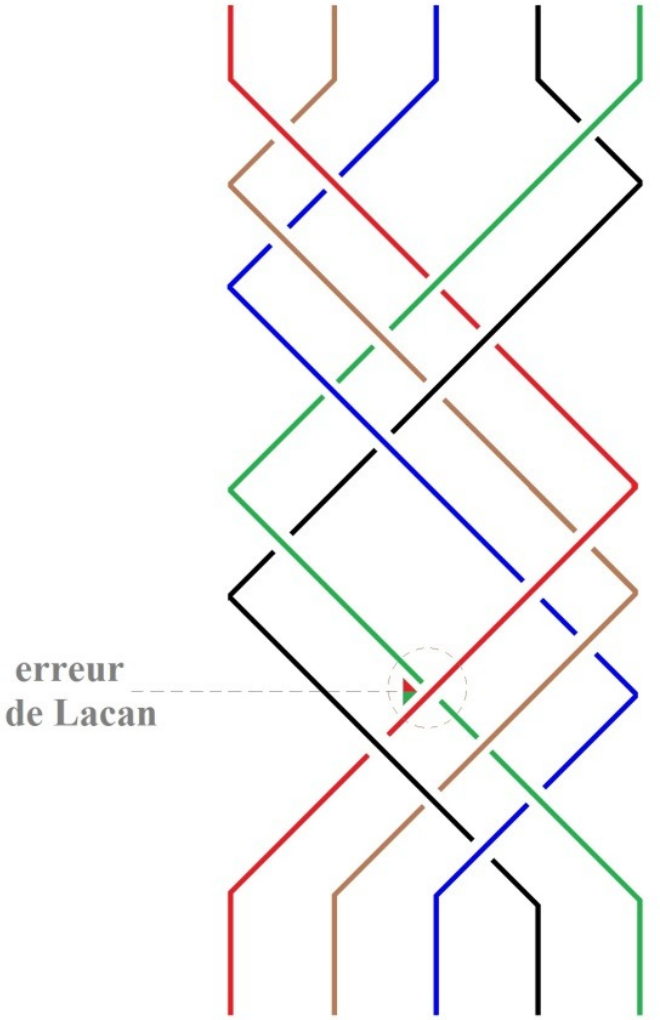
你们在这里看到，它从两股上方跨过，又从两股下方跨过。

还需要把这个序列重复一次，也就是在这里（辫结图的下部）。

在这张重复画了两次的图中，可以看到，有一种经纬结构关涉……

好，我弄乱了，这很让人厌烦；不过，我得说，也得承认，我确实弄乱了。

好。今天就到这里。


erreur
de Lacan

第6课 · 1979年2月20日

拉康

广义博罗米结构让我很为难。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我无法相信，广义［博罗米结］就是：

- 4 减 2；
- 5 减 3；
- 6 减 4；
- 7 减 5；
- 8 减 6。

我无法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差都是 2；而这意味着，把它们按两个一组考察时是中性的，按三个一组考察时则呈博罗米式。

我觉得，博罗米结构的推广应当延伸到 4，甚至——为什么不呢——延伸到 5。

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差不应当是 2。

问题是，在 4 以前、甚至在 5 以前，一切是否都是中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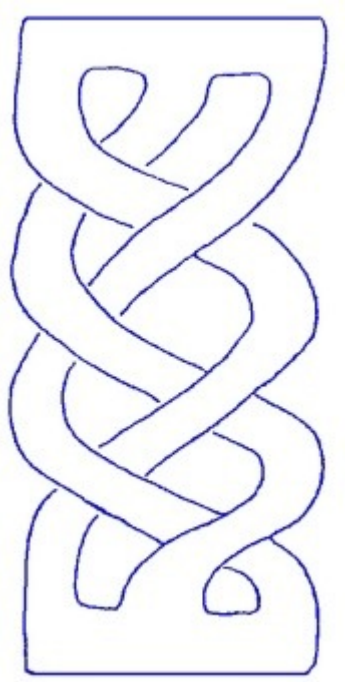
那么，今天我先把这个问题保留下来；我希望下次能给你们带来一些东西。

因为有一个事实：广义博罗米结构的差总是 2；而广义博罗米结构理应以另一种方式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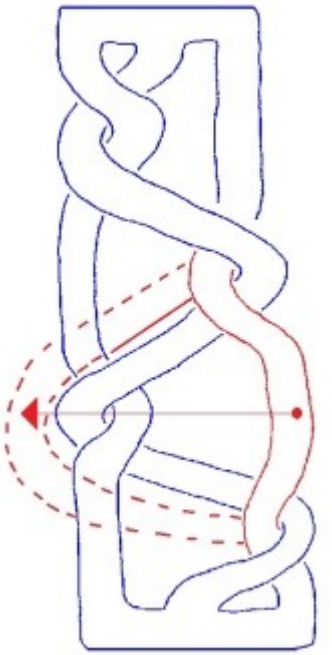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今天，我想给你们画另一个东西，也就是一条斯莱德带（bande de Slade）。

奇怪的是，它同这一条是同一条带。先把这里折回去便能看出这一点；这使你们能够再把这里折回去，并由此让这个与这个变得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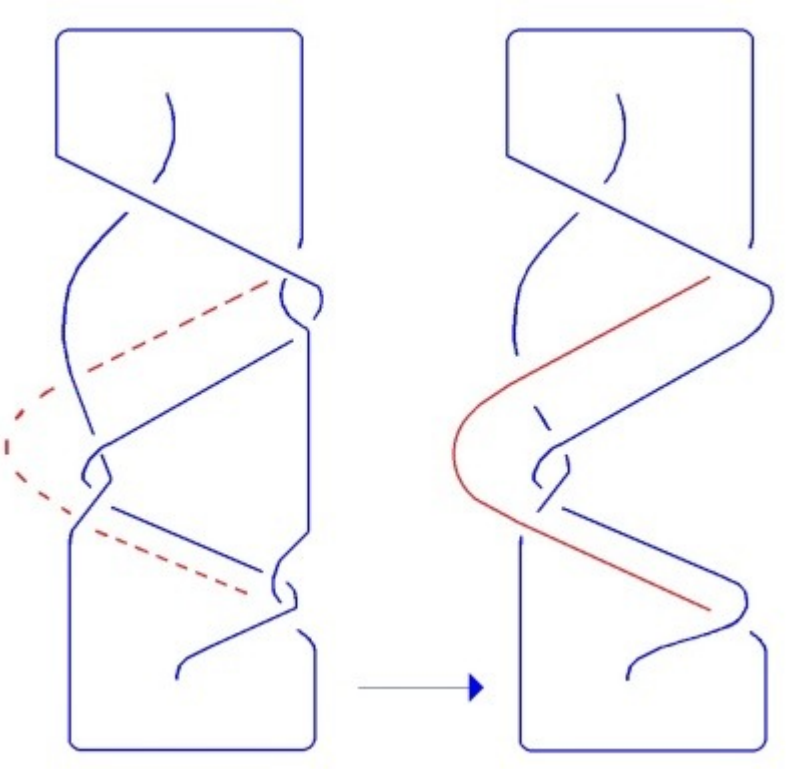


← 这个 = 这个 →



（如果把这里折回去）

换言之，把这里——也就是这个——折回去，就能让你们把这一部分折成这样，使它等同于这个，也就是等同于这个图形中的 6 个交叉点；而这一图形则有 8 个交叉点。



也许这能帮助我解决广义博罗米结构的问题。

提问

请提问吧。

Mouchonnat 女士：先生，请原谅我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相当幼稚的方式——向您提一个问题。我想，我在这里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不过，如果您认为值得回答，就请回答；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

我们已经讲到 6 和 8 了，而我完全跟不上了……讲到 3，我还可以！

事实上，自从您［……］以后，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不久以前、大约两个研讨班以前，我们曾提出，也许博罗米结这个隐喻——也就是那三个……

我暂且停在这里……它并不适合说明 R.S.I.。

我不知道同伴们对此怎样；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对我显得极其重要。我想，甚至可以说，这足以让人睡不着觉——而这也许并不坏。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对于博罗米结，就像对于拉康带来的一切一样，必须……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需要花上好几年才能理解，才能听懂……

好了，我现在多少开始听懂博罗米结是什么了；无论如何，它在分析中对我有用。它是一种手段。

数学不是我的那一套，我根本不在乎（直译：我像不在乎自己的第一件衬衫一样不在乎它）；我甚至还要说得更强！

不过，它是服务于一个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它使我能够更好地理清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因此，博罗米结的意义在于，它是书写 R.S.I. 的一种方式。

大体说来——好，我再提醒一下——有三个圆环相互系结，中央有一个洞：那就是小对象 a。

不过，它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相互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吗？——我想，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对我们反复灌输这一点；至少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把它领会下来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想说一件事：关于博罗米结，拉康借这一切在我这里激起的兴趣，我在两个层面上看到了它。首先，他给我们作了一场持续过、而且仍在持续的展示（monstration）；这是一场真正的论证（démonstration），也就是说，他同实在界正面较量，他纠缠其中，也把这种纠缠展示给我们；我甚至要说，他在其中带着某种自得。我认为这是一堂课；至少，对我来说，它是一堂课。[注]

> [注] 发言者紧邻使用 monstration（展示、示现）与 démonstration（论证、证明）：两词在声音和构词上彼此牵引，使拉康“把同实在界的纠缠展示出来”本身成为一种论证。中文无法同时保留这组音形联系，故在正文保留法文。

第二个层面令我感兴趣，是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它帮助我从事精神分析工作。那么，言归正传，也就是回到一桩公羊的故事；大体上，我在这里认出了一桩公羊的故事，也就是：[注]

> [注] 法语习语 revenir à nos moutons 字面是“回到我们的羊群”，实际意为“回到正题”；发言者随即接上 une histoire de bélier（一桩公羊的故事），把已经习语化的“羊”重新按字面激活。正文用“言归正传”保住习语功能，并在后半句译出“公羊”。

- 我们并入自身的原初身体，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它的起源也许是神话性的。总之，我更愿意把它放在 R、实在界这一边；
- 然后，第二项是“你欠你父亲一条命”，大致是 S……

不，当然，我第一项说错了；我想说的是想象界，是公羊，是想象身体。

- 接着，是耶和华这一边的象征界：“你欠上帝一场死亡。”至于是哪一个上帝，并不重要！人人都知道，上帝问题会向每个人提出，甚至也会向无神论者提出。

好，所以博罗米结对我有用。

我得说，两三次课以前，拉康告诉我们这个隐喻也许并不合适，这确实使我大为震动。那么，我就问自己：“它不合适”，这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说过某个说法……

我没找回自己的笔记；我把它们借给了别人，所以无法准确复查……不过，那是某个以 “-able” 结尾的形容词，类似于“这并不合适”（ce n’est pas convenable）；也许是另一个词……就说是“不可辩护的”（injustifiable）吧？

那么，如果它不可辩护，我便问自己：为什么不可辩护？

不可辩护，是说我们的论证并不完全合适，说我们先前提出的模型……

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出席他的研讨班；甚至过了几年以后，我想我们也在协助他的研讨班。正因如此，我才允许自己发言……好，那么，它是“不可辩护的”：

- 是因为这个模型不合适，我们在某处弄错了——我们很清楚自己会这样做——所以应当重新检查，稍微往回走；
- 还是说，它确实不可能合适，这个模型根本不可能合适？

于是，我的问题就落在这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他说：这个隐喻——姑且这样说——是“不可辩护的”。

那么，能否因为一个隐喻不够……准确，就说它已经被清除了呢？

我认为不能；隐喻从来不会完全准确，否则它就不是隐喻了。

可是，人如果不用隐喻，就无法说话；在这个意义上，博罗米结作为隐喻对我有用。

那么，我多少从父亲隐喻这一边来理解它，不过也许我把拉康理解错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如果是，我就放心了——总之，我对此不感兴趣，谈不上特别感兴趣，确实不感兴趣！

可是，如果 R.S.I.——这三个范畴以它们现在这种方式相系、中央带着这个洞的特殊安排——就是父亲隐喻；又或者，像先前提到的那样还

要加入第四个圆环，那么，也许弗洛伊德正是把父亲放在那边那个附加圆环的位置上，以这种方式作过安排……[注]

> [注] 两种法文转录在这里都是高度依赖现场手势的口语：comme ça, à l'autre rond là（“像这样，在那边另一个圆环处”）。上一分句刚提出“加入第四个圆环”，故正文把“父亲”理解为置于那个附加圆环的位置；由于指示动作无法从文字复原，这一关系仍保留校勘上的不确定性。

好，那么，如果它不合适，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总之，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自己说得并不很清楚；我只能尽力说……我要向拉康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是否都纠缠在这里这些结中，面对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困难？然而，既然他毕竟是在精神分析中、为了精神分析而同我们谈这些，这难道不会产生某些后果吗？

这难道不会促使我们重新追问自己的精神分析范畴吗？

在父之名这一层面，难道没有某种需要重新调整的东西吗？

我们也许弄错了：

- 要么是我们的模型不合适；
- 要么是我们必须在父亲隐喻这一层面重新思考某种东西。

当然，第三种答案是我没有理解；这一点完全不能排除，这是肯定的……

拉康

博罗米结中令我烦恼的是一个数学问题；我也打算以数学方式处理它。

X

博士，请允许我修正您的第三张图。

就斯莱德带而言，如果起始顺序标作 1—2—3，那么到底部时仍是 1—2—3；但在第三张图中，如果起点是 1—2—3，到达终点时便是 2—3—1。

拉康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不过我弄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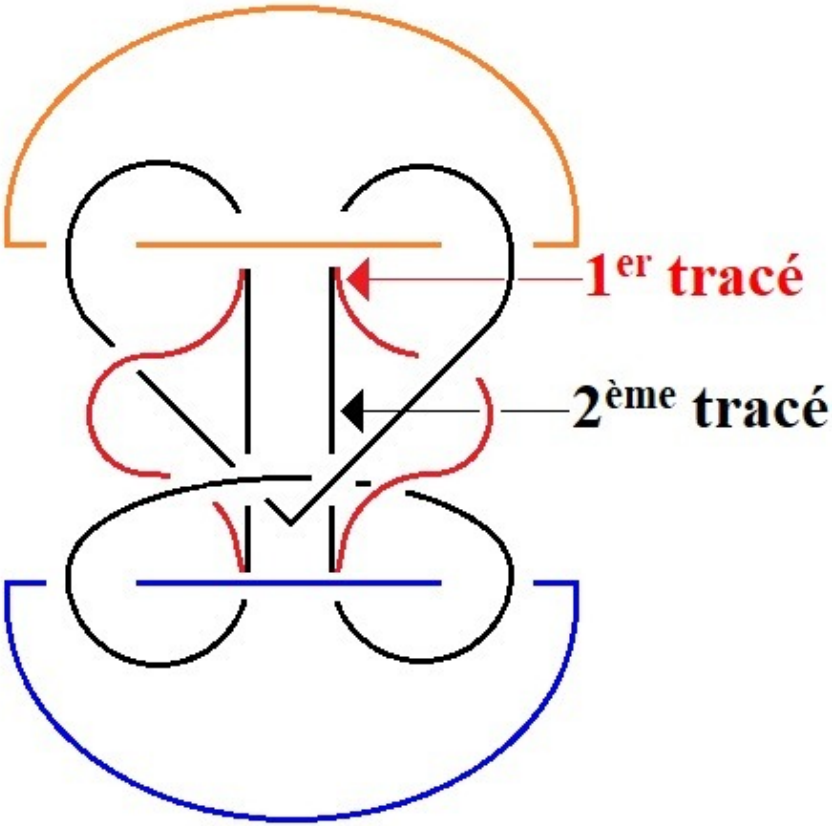
好，我向你们告别。下次我会努力做得好些。

第7课 · 1979年3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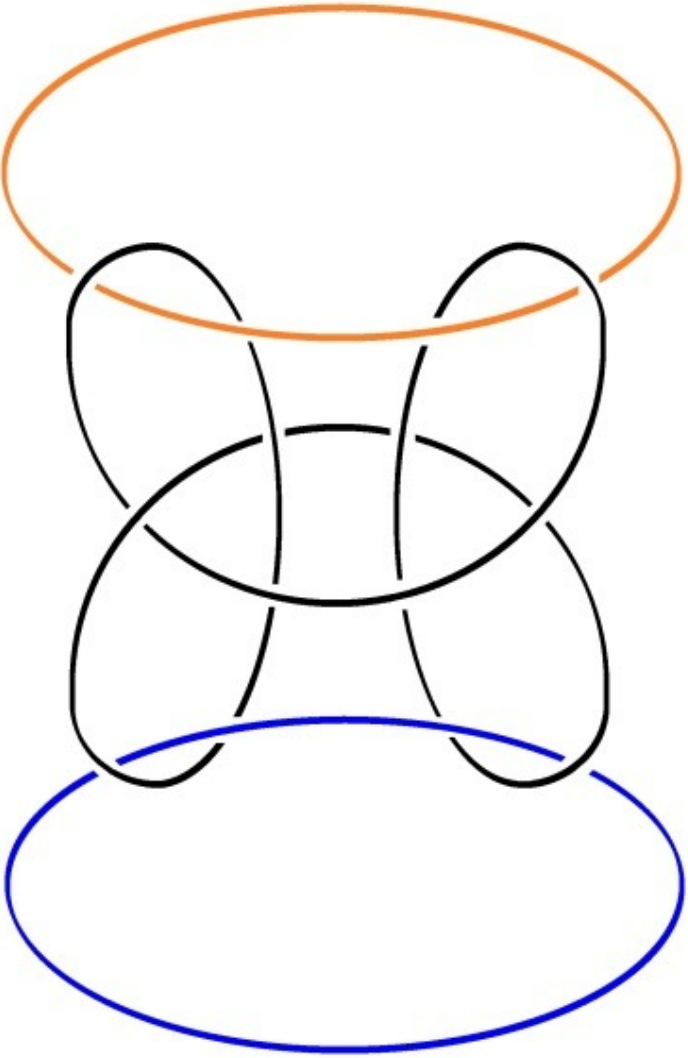
我曾对你们说过一件事：为什么不可能有第三种性别呢？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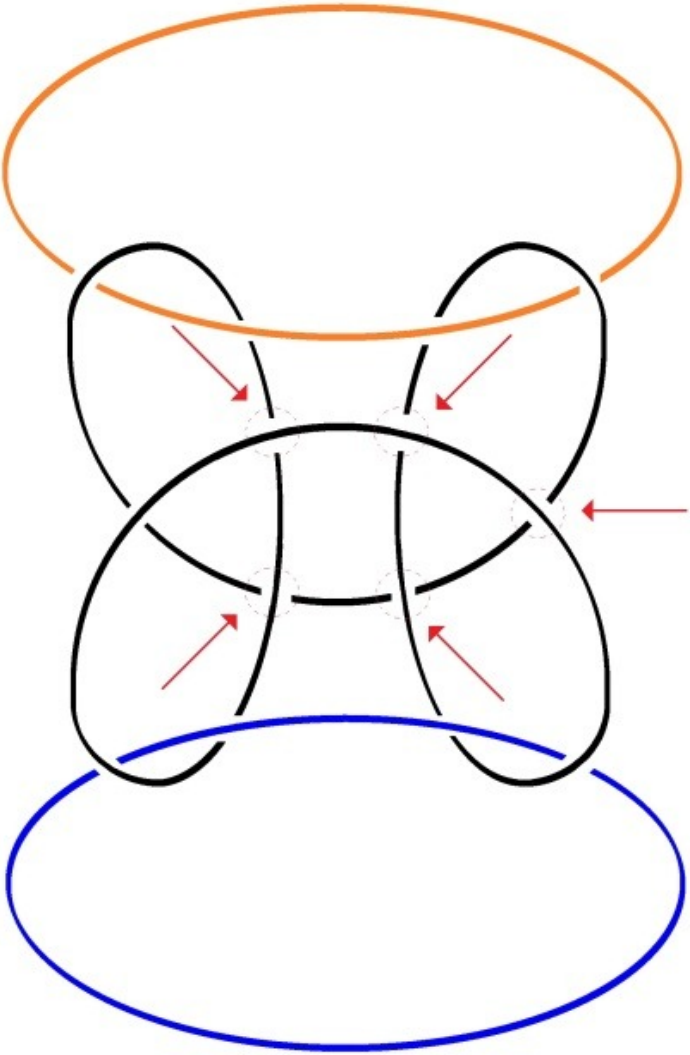
这一切都来自我对广义博罗米结构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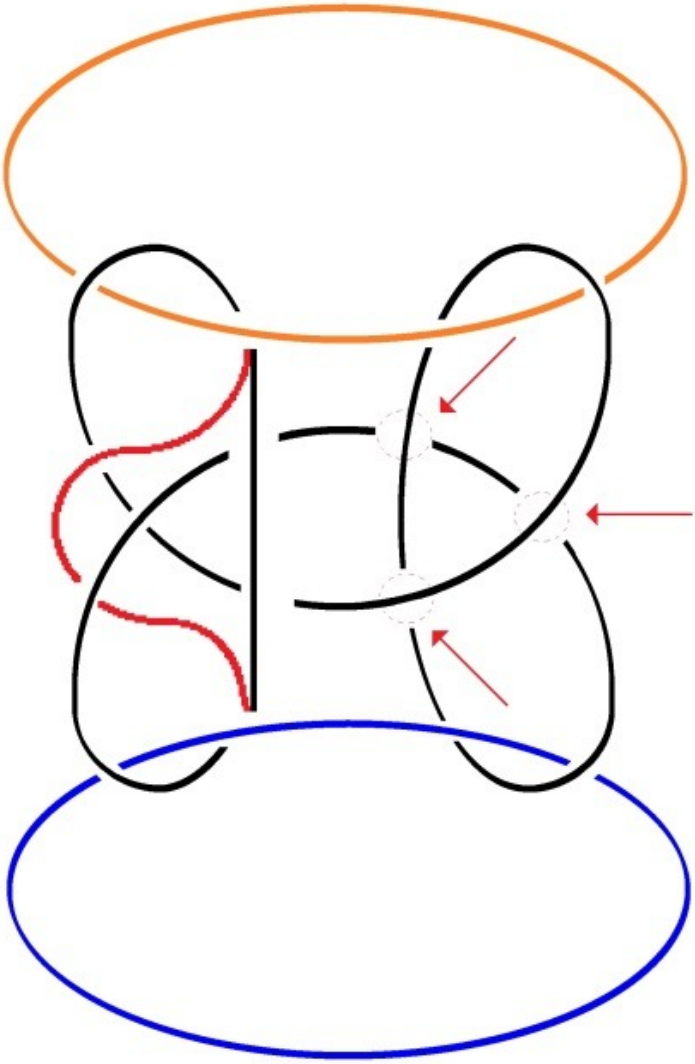
→



→



→



已经解开的结

至于广义博罗米结构，显而易见，我什么也不懂，我把它弄乱了……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XXVI》的“第三种性别”：试探、强制与自我修正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我把它弄乱了；我在黑板上书写时，确实——这句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彻底纠缠在其中，这个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想让你们感受到，广义博罗米结构绝不是一件小事……

我把它弄乱了，因此请你们离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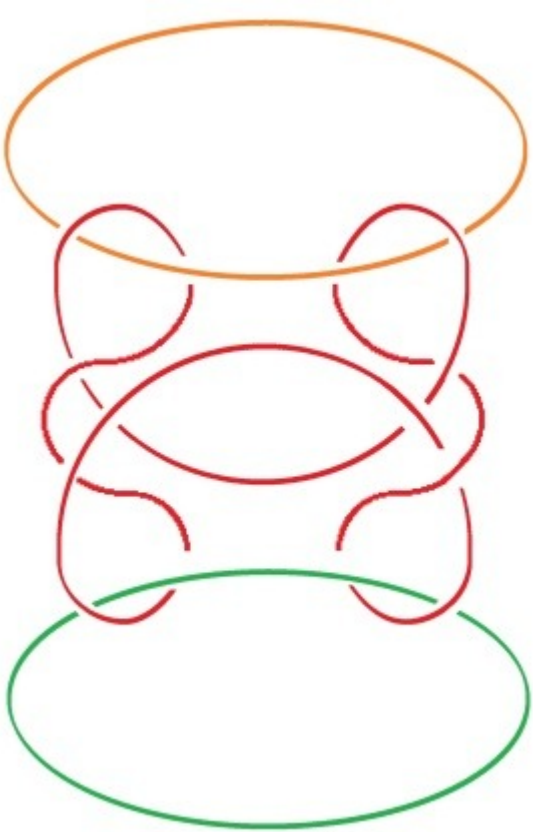
第8课 ・ 1979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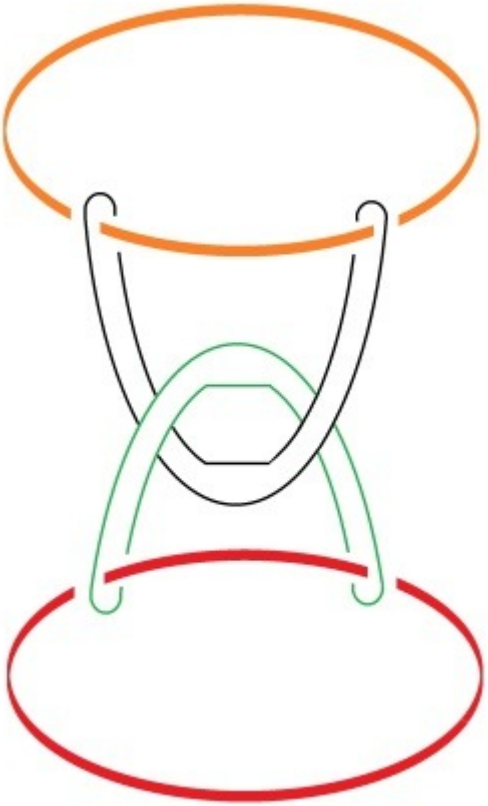
有人给我写信，告诉我他对我上一次研讨班讲演有什么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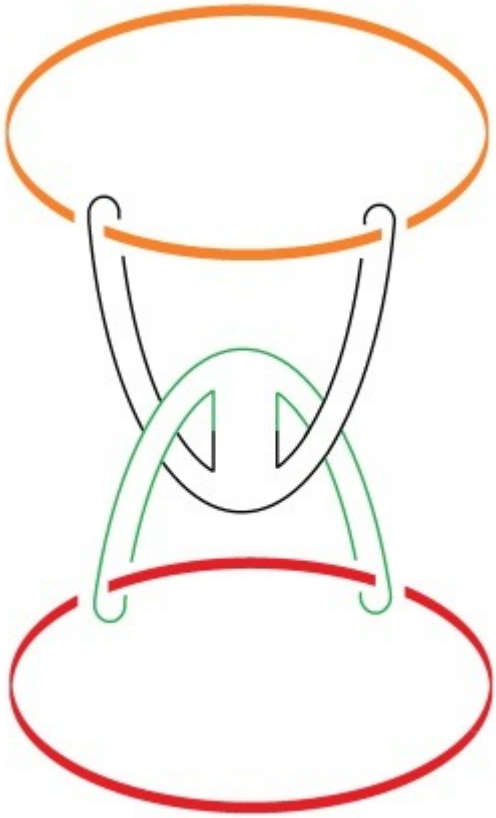
好吧，事实上，我当时做的是这个：这是一个广义博罗米结构［I］……

而给我写信的人却把它化简成这里这个普通［博罗米结构］［II］……换言之，这个［广义博罗米结构］是通过把这两个部分——绿色与黑色［III］——接成连续的一体而得到的。

绿色与黑色部分就在这里。







I II III

还有另一种解法：

- 可以把我起先画成黄色（橙色）的部分，与我画成红色的部分［II］接成连续的一体；
- 或者，也可以把我在这里画成红色的部分，与我画成黑色的部分［II］接成连续的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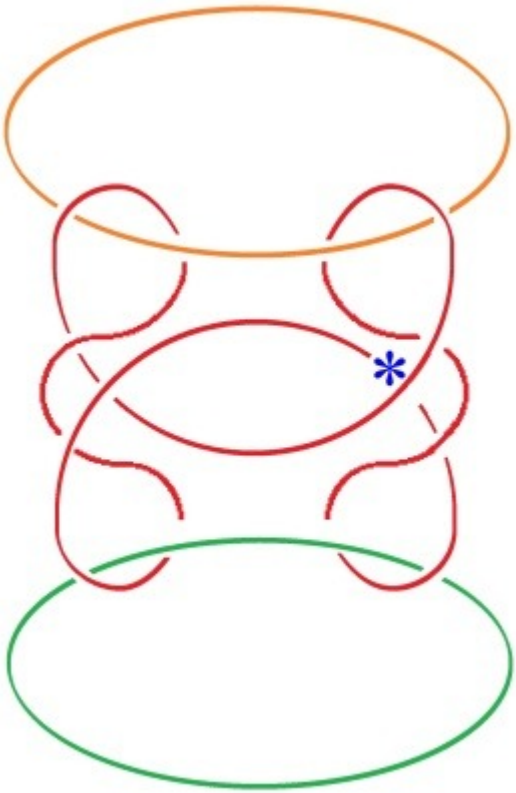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什么是同伦的：同伦的东西处在同一个实存性［IV］内部。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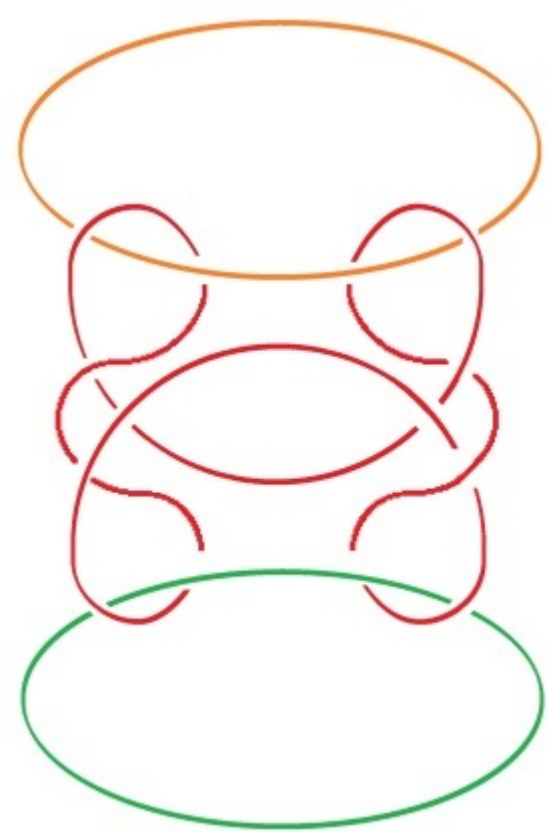
上一次，我做出了某种属于这个次序的东西［IV］；我的意思是，在同一根绳子内部，同伦就在于可以穿越这个图形。

结果，这个结便解开了。只需在一个点上穿过绳子本身即可 * 。这里涉及的是同一根绳子。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



第一状态　第二状态

IV　V

X：同一根绳子必须在三个点上穿过自身。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拉康：是的，您是这样认为的。

X：

- 右扭转……抱歉：上方是左扭转；
- 下方是右扭转；
- 还有左边……

如果您只修正一个点，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它并不会解开。

拉康：您认为，只改变这里，它不会解开吗？那么，必须改变这些点？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X：（听不清）

拉康：好。再见！

第9课 · 1979年5月8日

阿兰·迪迪埃-韦尔（Alain Didier-Weill）

拉康：我现在把发言交给阿兰·迪迪埃-韦尔。

阿兰·迪迪埃-韦尔

我不会请你们宽容我下面试图讲述的东西；不过，至少请你们考虑到，这项工作是在匆忙、甚至仓促之中准备的，因为拉康博士昨天才请我把它讲给你们听。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所以，请考虑到它确实不具备一篇成文作品的质量。

我会努力向你们传达、努力说明我所接受的两种教学——我愿称之为两种教学——怎样相遇：

- 一种来自拉康；
- 另一种来自分析对话。

这是一场双重相遇，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辨认出分析对话中强加给我的那些构想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又怎样运作；才辨认出这些构想最终怎样：

- 一方面，可以铭写在这张图上——我得告诉你们，这张图的丰富可能性至今仍不断使我惊讶；
- 另一方面，又会在铭写自身时——正如我将努力向你们展示的——铭写出拓扑学与时间之间的一种分节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最终同今年研讨班的主题相遇。

具体说来，我向拉康博士提交的这项拓扑学与时间的分节，所依托的是对一项辩证法的定位；现在我会努力说明它。这是说话主体之言说的辩证法：可以说，主体是被某种时间节奏所栖居的——一种像华尔兹那样分三拍的节奏；最终，这种节奏会要求主体数到三，才能说出一个词。[注]

> [注] 原文 habité par un certain rythme temporel 的施受关系是主体“被某种时间节奏所栖居”，不是主体栖居于节奏之中。后文 s26-09-0073 又以临时造词 déshabité par la censure（被审查“逐空”）同这里反向呼应；正文保留这组“栖居 / 逐空”的内部空间隐喻。

我会努力向你们说明，怎样可以从三个超我的存在中推导出这种三拍节奏：在共时层面，每一个超我都在结构中有所代表；在历时层面，每一个超我又代表一道必经的跨越阶段，言说唯有经过这些阶段才会出现。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如果你们愿意，我先在严格意义上的论证以前把底牌亮出来。因此，我暂且提出下面这个我将努力加以支持的主张，即可能存在：

- 第一个超我，其功能是向主体下令：“你一个词也不许说”；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 第二个超我，其功能是宣告：“你不许说出两个词”；

- 第三个超我，其功能是：“你不许说出三个词”。[注]

> [注] 原文是数量结构 tu n’en diras pas deux / pas trois（“你不许说出两个 / 三个”），并非序数“第二个 / 第三个词”。后文把第二项、第三项所说逐步加上，才形成一个时间序列。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由于在一场研讨班讲演中逐点阐述这个观念似乎十分艰难，我们必须抓住一条线索。我想到的切入办法，是借助弗洛伊德的一则小寓言。这则寓言出现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引入“审查”一词——超我的这位祖先——时采用了它；如果你们想查阅原文，它位于弗洛伊德评述“约瑟夫叔叔之梦”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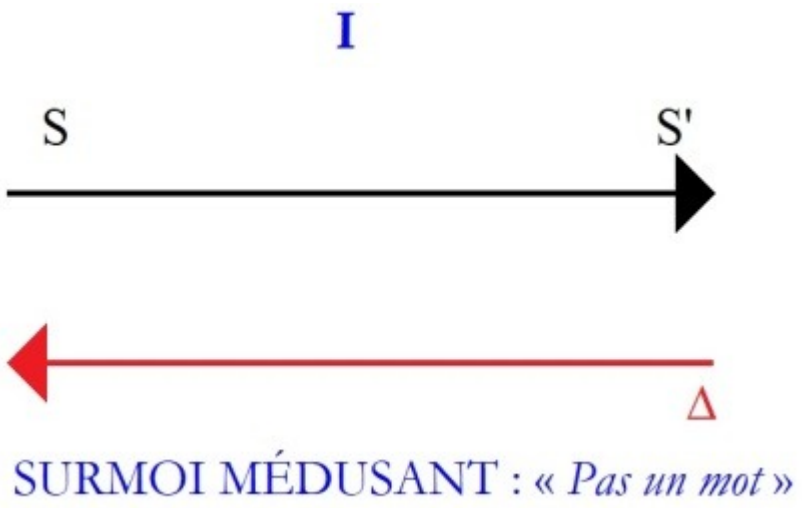
这则寓言如下。如果你们愿意，它将使我能够努力向你们说明，为什么可以从超我的分裂推导出主体的分裂。

在这则寓言中，弗洛伊德把超我、审查者比作一位统治臣民的君主；这些臣民正处在反叛的位置，要起来反抗一位已经失去人心、并成为叛乱原因的大臣。

弗洛伊德立刻标出的，是臣民可以动用自己的叛乱，并且拥有一种初级知识；可是，国王、审查者却处在一种结构不同的知识位置上。国王的位置是这样的：他知道自己必须把公众意见考虑在内，但也知道自己必须表现得仿佛公众意见对他毫无分量。于是，用图式化的方式说，叛乱伴随着“打倒大臣！”的呼声爆发。

弗洛伊德首先说：好，审查者为了平息叛乱而这样运作——他不认为自己的臣民作为主体由“打倒大臣！”这个能指所代表；因此，他表现得仿佛臣民作为说话主体根本不存在，却又不使这种做法成为挑衅——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他用一则倒置的信息作出回应：他把大臣晋升到更高等级。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他在极限处用“抬高大臣！”来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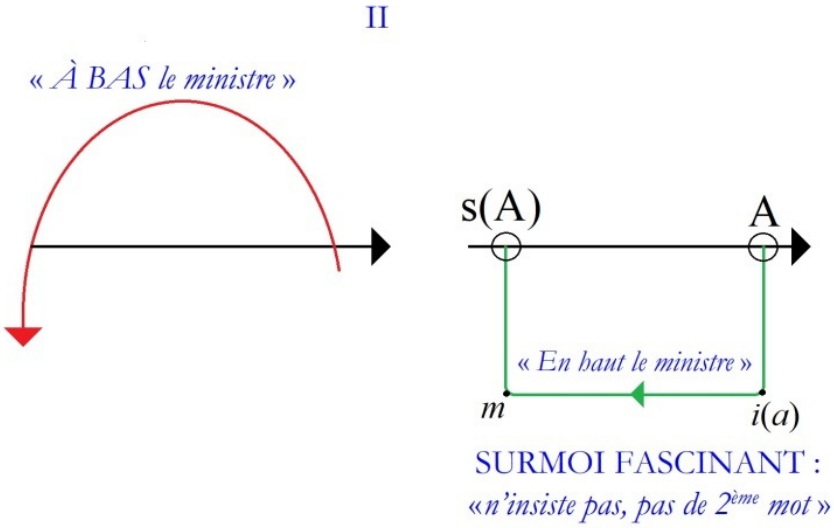
我已经把它写在这里这些图上；你们看，我现在讲到（I）点：主体说出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我们处在图的基本单元上——这第一个词是：“打倒大臣！”

超我回应这第一个词，因为可以说，超我是一位宽宏的君主。

它之所以宽宏，是因为它说：“一个词：放行……一个词，我让它通过，可以；可是，别坚持！”也就是说，一个词还行，但不能有第二个。



超我的策略……所以你们看到，我用下方自我层的倒置，写出了超我的这个回答；也就是说，这里引入的是否认的场域，因为审查在这一层面同自我结盟。

这则倒置的信息，就是在这里写出“抬高大臣！”：我把大臣抬高。弗洛伊德指出，它的效果是使主体的信息悬置起来；主体原本说“打倒大臣！”，但在超我这个回答的作用下，信息被打断，主体闭上了嘴。

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没有把这则小寓言再推进下去；不过，他毕竟有一项功劳：他表明这种策略以此方式写出，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它确实有效。它为什么有效？审查的这个回答凭什么有力量打断主体的信息？

一串点……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临床上辨认出，审查的命令有一项特殊之处。它或许会让你们想到：超我命令同一位佩戴军衔的司令所发出的命令相反；超我命令并不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师级司令即使发出极其凶狠、力图接近超我命令的命令，也达不到这一点。

如果你们服从师级司令的命令，我会说，你们并不因此就被去主体化；例如，你们服从，是为了少惹麻烦，或者为了拿到休假许可。

可是，如果你们服从超我命令，那就是因为你们处在一位受分析者向我描述的位置上；她说得十分切中要害：为什么面对某些我遇到的人，即使他们可能只对我说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词，我也绝对不可能反驳，根本说不出“不”？不。

说到这里，应当理解的是——这是第一点——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

因为你们看，审查已经放过了第一个词……关键在于理解："这一次可以通过，但别坚持。"

"别坚持"，意思是：别再加码。你们可以在这里感到，这句"别坚持"正是抓住主体的那个维度——害怕遭人嘲笑——的根源。看看周围，听一听，也观察你们自己：一般说来，害怕遭人嘲笑、害怕显得很蠢、显得愚笨、甚至显得丑陋，归根到底无非是服从这样一个念头：别坚持，闭嘴，否则你会显得可笑。

而主体此刻确实会撤回自己的话；当他以这种方式改口、退缩时，他便处在最强烈的罪疚位置上。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罪疚，因为罪疚正是：在责任上让步，也就是在作出回应的责任上让步。

如果你们愿意，再看一点：审查放过了一个词，却不希望第二个词被说出，也就是不希望第一项所说得到第二项所说的支持。归根到底，这正是关于梦的教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例如，看看拉康在《无意识的形成》中评述过的例子；我想，你们知道这个梦：一位受分析者梦到"运河"（canal）这个词。我不详细重述梦境，不过，对这个梦的解释最终揭示，"运河"一词的意指是：她借这个词对弗洛伊德说，"您的理论让我笑破肚皮，它们并不严肃。"

审查放过了"运河"这个词。它不肯放过的是：说出"运河"的主体承认，如果她支持这个词，也就是看见自己从哪里说话，这会把她置于这样一个位置，让她对弗洛伊德说："您的理论让我发笑，并不严肃。"我

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她在分析会谈中对弗洛伊德说："您的理论——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那么，她原本可以省下这个梦。[注]

> [注] 这段压缩了弗洛伊德举出的文字游戏：有人说"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un pas），答语是"是的，加来海峡"（le Pas-de-Calais）；pas 同时是"一步"与地名的一部分，而 Pas-de-Calais 作为海峡、水道又把梦词 canal 引出来。因此必须在正文保留"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上一段的 à l'issue de l'interprétation du rêve 是"对这个梦的解释最终得出"，不是书名《梦的解析》。

所以你们看到，审查不愿让第一个词得到第二个词的确认；它所阻挡的，就是主体在自己内部找到那个彼岸之点——主体可以从那里支持自己已经提出的第一项所说。

在继续以前，我还要强调另一个决定性之点：主体既然已经说出一个词，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说话主体。审查会采取另一种策略：正因为这一点毫无疑问，它会迂回地使主体变得可疑。也就是说，如果主体坚持，他便会被置于这样一个位置：面对一个怀疑他的他者。

一个"遭怀疑的"主体与一个"被假定的"主体，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会说：

- 一个被假定的主体，是一个被认为可能使你们惊讶的主体；
- 相反，一个遭怀疑的主体，是一个从根本上说，无论什么出自他都不会让人惊讶的主体。因为对于遭怀疑的主体，已经存在一种成见——更准确说，是一种预断；他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令人惊讶：无论他说什么，都会被整合到某个地方，毫无意外可言。

如果你们愿意，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审查者同拉康当年谈过的“不上当者”非常接近；之所以如此接近，是因为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

> “你骗不了我，别想拿这一套糊弄我；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知道该把你要说的东西放在哪里。
>
> 在这种不信任、怀疑的位置上，我盯着你；我不会感到惊讶。”

我在这里抵达一个完全根本的要点：审查的一项决定性功能……

依我看，这一点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就是把主体视作自己眼前的“嫌疑人”，预防任何可能来自主体的惊奇。尤其是——这是弗洛伊德的原话——弗洛伊德说，审查的一项功能，是剥去他所谓“具有高心理价值的能指”的强度。

我会把这项工作集中在这个“具有高心理价值的能指”上。顺便告诉你们，它就是梦的起因：主体白天遇见一个能指，在面对它时哑口无言、瞠目结舌、无法回应。这个未能回应的主体具有那种事后才想到怎样回嘴的特点；他需要白天这段孵化时间，直到夜里才借助一个梦，向这个暂时使他愣住的能指作出回应。稍后我们再仔细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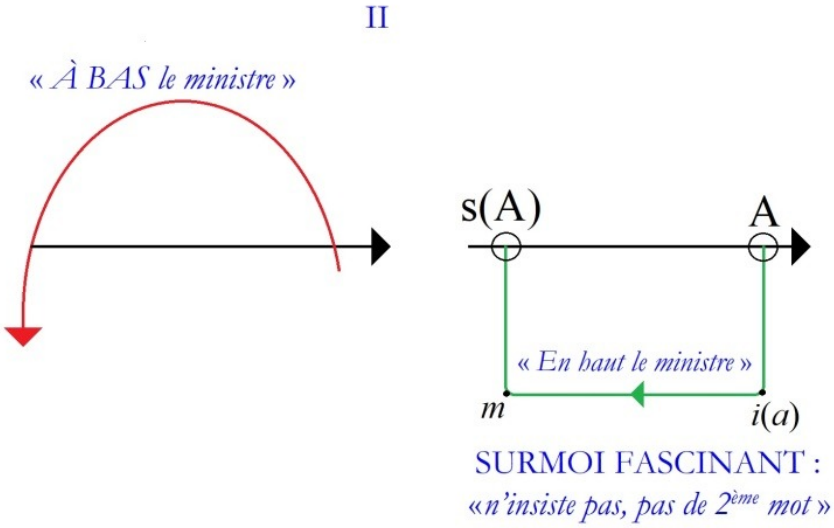
审查的问题在于，它的功能尤其是阻止主体进入这种 fading（主体淡出、消隐）状态，阻止主体被这个“具有高心理价值的能指”震慑；这个能指因而被剥夺了效力。[注]

> [注] 这里的 fading 不是一般的“隐退”，而是拉康术语中的主体淡出或消隐：主体在能指关系中变得不可把握。故保留英文，并在正文标明术语义。

相关知识卡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再说一句这位审查者或“不上当者”。你们可以设想，无法感到惊讶这一事实，必然要求他发展出——我想可以这样说——一种高度的聪明才智，因为他对一切都有答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惊讶。

现在，请允许我把弗洛伊德开头的这则寓言继续讲下去，作一点虚构。



我们讲到这里：“别坚持。”

在我刚才努力说明的作用下，主体确实退出了；他没有坚持。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主体说出的第一个词要在什么条件下……

也就是“打倒大臣！”……在什么条件下，这句“打倒大臣！”才会回来，也就是被重新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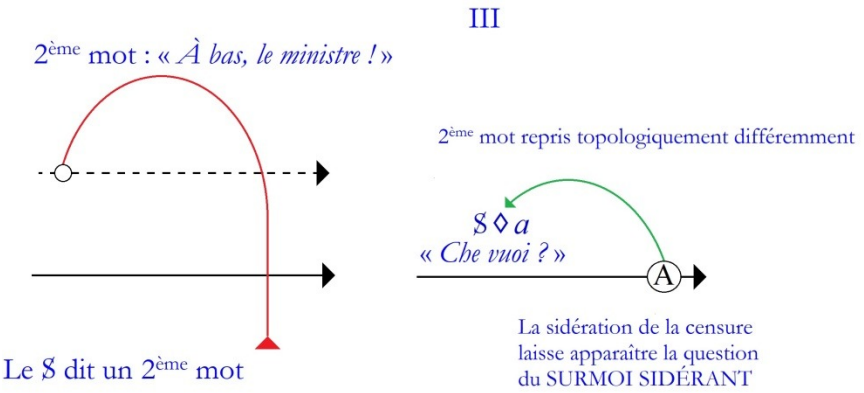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本来可以——我稍微跳过一些——通过详细展开，说明主体经过怎样的过程才会触及审查者的知识或欺骗。

不过，我们暂且只保留这个观念：在某一时刻，经过一段可以称作主体抹除、沉默的时间以后，第二个词再次产生；主体借它重新发起叛乱，也就是再次说：“打倒大臣！”

可是你们看到，第二个词在图上的写法：

- 不再相同；
- 也就是说，不在同一个位置；
-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同一个词，却又不是同一个词，因为它的拓扑位置已经完全不同。

那么，这第二个词——可以说，是叛乱的重新发起——具有怎样的冲击？它位于图的上层时，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主体重新接续自己先前改口这一事实，并且起初不再改口。这便是持续重复（persévération）的开端。



我会说，有两个要素共同促成了第二个词的产生：

- 首先，是重复的坚持，也就是那个彼岸的产生；主体可以从那里为自己的第一项所说作出回应；

- 其次，是同审查者之间这种想象层次的关系。它以仇恨、以对迫害者的仇恨为支点，并且为主体提供一个支点。在“你骗不了我，你不能让我闭嘴，最后一句话要由我来说”的这种镜映关系中，这个重新发起同样包含这一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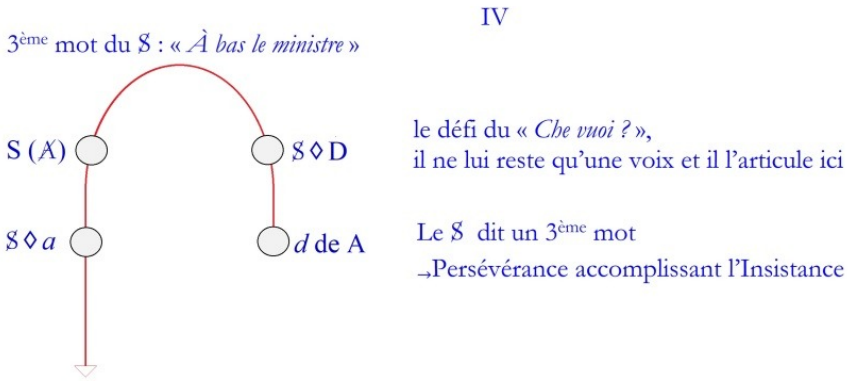
现在，第二个词——“打倒大臣！”——被说出以后，便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原先说“你不许说第二次”的审查者，这时几乎反过来遭到了“审查”；至少，我们越过了审查者。也就是说，面对主体的这个位置，审查者的使命、他的审查功能已经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我想，我们可以由此提出：审查者客观上受到了震慑。

审查者客观上受到震慑，表现为主体这时被审查“逐空”（déshabité）：审查简直解除对主体的栖居。这样在主体内部形成的空洞又反冲到主体身上，使主体本人也受到震慑。[注]

> [注] 法文临时造出 déshabité / déshabiter，同 s26-09-0012 的 habité par… 构成逆向词组：主体先“被时间节奏所栖居”，此处则因审查不再栖居其中而被“逐空”。这不是主体把审查逐出去，也不是审查把主体逐出自身；正文据此改正原有施受关系。

举一个法国大革命各阶段中的简单例子。最初几场骚乱以后的一天早上，巴黎人民得知自己的“第十六位审查者”——路易十六——逃往瓦雷讷、已经退位，便陷入震慑。米什莱在《回忆录》中记载，那天上午有几个小时，巴黎人民确实像是受到了震慑，也就是哑口无言；因为支撑同审查者之间迫害关系的他者实存性骤然消失，主体自己便受到一种反冲，我把它称作震慑。稍后我会进一步解释这个词。

接下来发生的是：审查所受震慑造成一个空洞；在这个空洞中，场地被留给某种新东西——某种彻底令人惊奇、出乎意料的东西——真正涌现。正如我已经写在图上的，这就是拉康在某处称作“吼叫着的”那道“Che vuoi?——你要什么？”之声；也就是说，审查受到了震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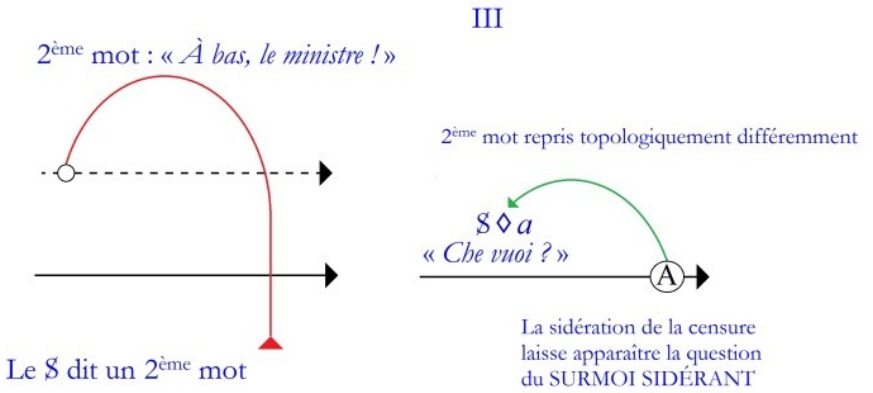
这种震慑的反冲，使我在今天早上这套呈现中所谓的“第三个超我”发出声音。

也就是说，在这个已经构成的空洞中，主体此刻听见了“Che vuoi?”。全新的地方在于，这个“Che vuoi?”不再具有迫害性审查者的实存性；它不是一个像审查者那样作出回答、给出现成答案的人，因为这个回答是谜一般的，彻底谜一般而又惊人的……

不过，我说“惊人”时用的是这个词的强义；必须从中听见 tonnerre——雷鸣……这个“Che vuoi?”给出的回答是一个问题：“Che vuoi?——你要什么？”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Che vuoi?”源自大他者的能指，并同父之名的能指相关——稍后我也许会努力更充分地支持这一点。我会说，此刻一切仿佛是父之名的能指坠入实在界。它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Che vuoi?”此时像弗洛伊德置于梦之起因根部的那个“具有高心理强度的能指”一样运作。

这个“Che vuoi?”此刻把主体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要用不同的坐标支持自己的欲望，不再使用先前重新发起这里这场叛乱时所凭借的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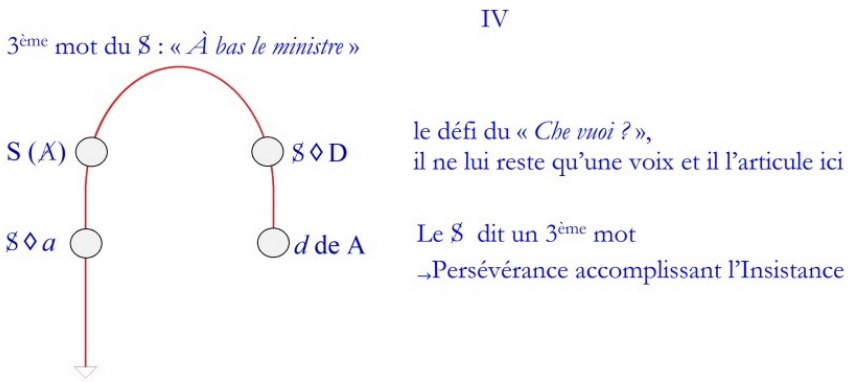
……先前的支点是一个迫害者；这个迫害者即使是无意识的，仍然同自我的结构分节在一起，因为审查与自我协同工作。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关于“Che vuoi?”的涌现，我们可以说——我会说，这个返回主体的问题是：

> “好，我确认你已经坚持。现在，你打算做什么？也就是说，你能否用第三个词来支持这种坚持？第三个词能否使你找到相应坐标，能够把第三个词、第三个能指分节出来，从而把这种坚持转化成坚忍？”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这里的“坚忍”，请从中听见 perseverare diabolicum——“执迷乃魔鬼之事”；弗洛伊德曾在重复强迫中标出它，并把这种强迫称作“魔鬼般的”。



你们看到，这同审查者恰好完全相反……

审查者原本处在这样一个位置，说："这一次我放行：errare humanum est——犯错乃人之常情。"

一句话，"一个错误不算严重"……真正变得严重的，是坚持转化成坚忍之时。

现在，再谈几句"Che vuoi?"这个震慑性能指的效果。

这个震慑性能指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中辨认出来；在《梦的解析》中便能辨认到它，不过弗洛伊德没有把它的不同表现联系起来。

在《梦的解析》中，他尤其在"植物学专著之梦"以后定位了它，把它定位为梦之起因——那个"具有高心理强度的能指"。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一章开头，同样可以定位到它。第一个例子是西尼奥雷利的例子，它建立在对"Herr"（主人、先生）这个能指的压抑之上。可以说，作为死去父亲的能指，这个"Herr"能指体现

了“Che vuoi?”的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个例子中竭力不去听见它。不过，正因为弗洛伊德是弗洛伊德，这件事没有被丢进遗忘深渊；他把它重新捞起、重新找到，并最终以自己的名义把它分节出来，写成一篇文章。

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同样可以辨认出这个震慑性能指。弗洛伊德标出笑声爆发的辩证过程时，把它描述成一种他称作“震慑与照亮”的辩证法：第一时刻，听者接收到妙语；在他爆发笑声以前、在隐喻完成其工作以前，先有一段震慑时间，主体在其中悬置。

弗洛伊德用来称呼这个震慑性能指的术语……

我并不是说“震慑”是最好的译法；这是 Marie Bonaparte 与 Nathan 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提出的译法，所翻译的术语是 Verblüffung。词典为 Verblüffung 列出这样一簇词：雷击般的、惊讶的、震慑的、愣住的、骇住的、目瞪口呆的、呆若木鸡的。

总之，你们看到，这簇能指所包含的是一种主体位置：主体仿佛突然变得痴呆，或者哑口无言。

你们也看到，围绕这个能指划定范围以后，最终出现了三个方向：

- 我会说，第一个方向指明向“说话之在”显现的东西具有什么性质：那是实在界的一次意外显现。经由星辰性的东西（sidéral）、雷鸣与闪电，主体感到惊愕、遭到雷击、受到震慑（sidéré）。[注]

> [注] sidéral（星辰的、星际的）与 sidéré（受到震慑、惊呆）音形相近；法文借这组近音把星象与震慑串在一起。中文无法兼得，故保留法文。

- 第二个方向汇集了一组能指，它们唤起主体对实在界这次显现所作的回应：主体从自己以两义方式支撑在两个能指之间的象征位置坠落，以单义的方式坠入实在，像小对象 a 那样成为一块破布；

这些能指告诉我们，主体于是像一块破布一样从云端跌下（tombe des nues），愣在当场。他实际上落在哪里？他落在人总会落到的地方：落到地上（par terre），惊呆在地（atterré）。[注]

> [注] tomber des nues 是“仿佛从云端跌下 / 大吃一惊”的习语；紧接着的 tombe, par terre, atterré 又反复借“跌落 / 土地”的词形联系，把心理震惊字面化为空间坠落。atterré 同时可指“惊呆、击倒”。

- 从这个范围划定中出现的第三个方向，是辨认那一刻的静止、愚钝的痴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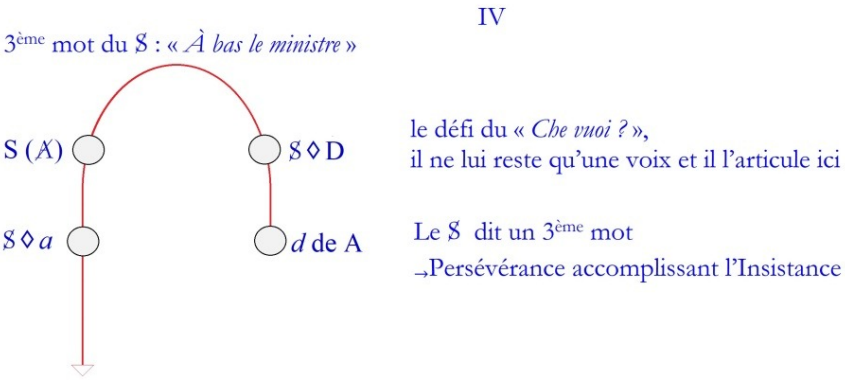
主体被钉在地上，缩减到这种状态；这里用来形容他的，是惊愕、愚钝、麻痹等词——“麻痹”在古法语中意指瘫痪——它们共同限定了这种无法移动的状态：主体呆住、被噤住，身体无法移动，言说也无法发出。[注]

> [注] 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版在句末都保留一处语法残缺：le corps, pas plus que la parole, ne peuvent être dits de ce que le sujet reste interdit；Chollet 另把 dits

> 记作 dite。结合前面的 impossibilité de déplacement（无法移动）和古法语“瘫痪”义，正文按“身体不能移动、言说不能发出”作最低限度疏通。interdit 又兼有“被禁止”与“惊呆、愣住”之义，故译作“呆住、被噤住”。

好。所以你们看到，在这个可怕的“Che vuoi?”以后，主体可能会退缩：

- 他仍有时间退缩；“Herr”这个令人恐惧的能指在第一时刻涌现时，弗洛伊德就是这样；
- 不过，他也可能继续坚持，延伸自己的坚持，迎接“Che vuoi?”的挑战；
- 他只剩一道声音，并在这里把它分节出来：



你们看到，我已经标明：此刻，主体第三次说出“打倒大臣！”

这第三次仍是同一个词；不过，我希望让你们感到：即使它是同一个词，也根本不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坐标与促使主体说出下面两句话的坐标完全不同：

- “打倒大臣！”第 1 号；
- “打倒大臣！”第 2 号。

在这里介入的这个词中，发生了“Che vuoi?”的倒置；它的公式是：“你要什么？”这次倒置……

- 从这里、从要求的层面出发；主体在这里问自己：“我想知道你要什么，以及……”
- 它一直接到、抵达幻想：“……‘我’为何物。”

你们看到，在幻想层面有两支彼此分离的箭头；借助拉康写作 $S(A)$ 的第三个词，跨越成为可能。这个能指、这个第三个词的产生具有某种彻底谜一般的东西；我会说，它是风险最高的词，因为它使主体承担某种彻底谜一般的事情：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 不再从自己的坚持中退出；
- 不再从一项关乎自己欲望的承诺中退出。这项承诺的谜在于：它不是一项内容明确的誓言，而是对某个主体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作出承诺，只是承诺支持这个欲望，甚至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你们看到，在这些图式的终点，我们抵达这样一个观念：主体必须跨越三个内在时刻，才能分节说出那个在生存中把自身之在也投入承诺的词。[注]

> [注] engager son être 不只是“谈及存在”，而是把自己的存在牵连、押入一项承诺；这承接上一段“不再从关乎欲望的承诺中退出”。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也许，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些事实中，粗略看见数字三的隐喻：

- 例如，一场戏剧演出以“咚、咚、咚”三声敲击宣告开始；
- 即使不用手指数，你们到某人门口通报自己来到时，也会“咚、咚、咚”敲三下；无需计数，它自然就这样发生。

现在……你们看，我冒昧地把：

- 第二个超我称作迷摄性的；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 把［第三个］、“Che vuoi?”的超我称作震慑性的，因为在我看来，有若干理由……

我现在也许没有时间真正展开这些理由……不过，有若干理由使我们能够辨认出：超我源自一种凝视结构。

这里所谓的凝视，不应理解为任何同视觉器官有关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我所说的凝视，是拉康在第十一期研讨班中分节出来的那种东西。他在那里表明，一个主体可能突然处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主体在森林中或埋伏时猝然一惊，一道响声、一声树枝断裂向他强加了一个正在凝视的在场维度；它同视觉问题毫无关系。

此外，没有什么比弗里茨・朗的电影更能说明凝视的这种体现；他常常让盲人登场，而盲人恰恰把这种凝视在场的超我性质体现得再好不过。

现在，我回到开头；我在那里说过，我认为可以分离出三个“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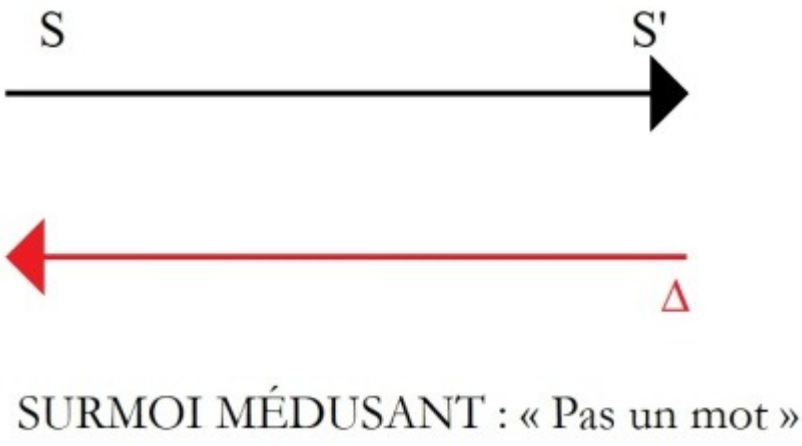
我把第一个超我称作美杜莎式超我，另外两个则分别称作迷摄性超我与震慑性超我。[注]

> [注] 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版都在单数 Le 1er Surmoi… je l’ai appelé 后直接并列三个名称，语法上仿佛三个名称都在指“第一个超我”。但 s26-09-0124—0125 已明确把第二、第三超我分别称作 fascinant 与 sidérant，下一段又只用“一个词也不许说”说明 médusant；同一作者后来题为《三个超我》（Les trois surmois）的文本也保持三分。正文据上下文校正名称归属，同时在此注明底本的口述 / 转录脱漏。

相关知识卡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你们看到，我用这句“一个词也不许说”（I）说明了美杜莎式超我。

我想，可以用拉康图中最基本的形式体现它：Δ 线与 SS′ 线没有钩连。



I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把这种美杜莎式超我辨认为某些精神病者的世界中正在运作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里，主体确实像遭遇美杜莎那样被凝固，也就是处在他的大他者——这位美杜莎——的凝视之下……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我提醒你们，在美杜莎的凝视下，主体会被石化。也就是说，时间永远不复存在，历时性不复存在；主体永远凝固在那里，失去了语言运动或身体运动的能力……还可以补充，精神病者——想想第二期研讨班中的小迪克——可以说是一个隐形之人；他认为自己不可见，因为他从四面八方受到凝视。

你们确实会听见某些精神分裂症者描述这道来自四面八方的凝视：动物凝视他们，地铁里遇见的每一个人凝视他们，太阳凝视他们，星辰也凝视他们。

问题在于，这道美杜莎式凝视——可能是最凶狠、最古老的超我——不给主体说出一个词的可能，因为处在这道凝视中的大他者说："关于你的一切我都知道；你没有什么可说，因为我的凝视像这种绝对知识一样运作。"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主体不再处于任何一种假定的维度。我还要请你们注意……

这一点毕竟值得标出……精神病者的凝视，同神经症者的超我相对，参与……

至少在《梦的解析》中……参与无意识；审查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很晚才把它分离出来。

我要请你们注意，弗洛伊德首先在《论自恋》中从精神病者那里分离出超我；如果你们阅读这篇文章，便会看到，他在精神病者那里分离出来的这种超我在场，是一种凝视着的在场。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那里极其清楚。他描述了这种审级在妄想中的影响：它监视着、不停观察着、始终盯着主体。这是一种不等待大他者言说的在场维度，因为它把这个他者——精神病者——置于不是说话而是展示自身的位置；这就是展示（monstration）所具有的怪物性（monstrueuse）维度。[注]

> [注] monstrueuse（怪物般的）与 monstration（展示、示现）在音形和构词联想上互相牵引。中文只能分译，故保留两处法文。

迷摄性超我与美杜莎式超我有什么区别？

我会说，迷摄性超我在空间与时间中都是有限的：

- 也就是说，主体能够摆脱迷摄性凝视；主体并非不可能在时间过程中同它决裂。

- 不过，在空间框架中、在迷摄性凝视的空间里，主体从一个自己看得见、能够定位的位置受到凝视。以第二期研讨班评述的伊尔玛之梦为例：伊尔玛张口向弗洛伊德露出敞开的喉咙时，弗洛伊德就在这道迷摄性凝视之下瓦解。可以说，这张开的嘴对他说："看，我在看你。"在从这张开的嘴里发出的凝视之下，弗洛伊德一度成为迷摄的对象；后来他会摆脱它——我稍后会回到这里，此刻只作提示——因为通过某个过程，这个迷摄性超我可以被阉割，也就是说，它可以被中断，弗洛伊德便能转向别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至于我冒昧称作"震慑性"的凝视，是因为在我看来，"Che vuoi?"再次体现了这种凝视在场的维度。区别只在于：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一道对主体可见的凝视；主体此刻从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位置受到凝视，不知道凝视来自哪里。这道凝视把大他者作为彻底不可见者引入。因此有一个重要之点：我会说，在迷摄中，弗洛伊德绝不感到意外；他被迷住，却不惊讶，因为他看见的是邻接次序中的东西，是一种怪异却不令人不安的东西，过分熟悉，所以不能使他惊讶。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在震慑性能指中，真正造成震慑的，是主体在那里彻底感到意外；这种意外通过镜映性、想象界的爆裂而发生。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三种超我：美杜莎式、迷摄性与震慑性

现在，我想努力延伸这种历时辩证法——通过主体的某种辩证法，我们能够以此从一个超我过渡到另一个超我——并努力说明一种拓扑辩证法。

如果对我来说，这些差异确实能够分离出来，又应当怎样说明……

既然所谓并入式原初认同处在超我的根部……怎样说明以下两者之间的辩证法：

- 对父之名能指的并入；
- 与父亲隐喻，即父之名能指的隐喻。

我们确实有理由承认，并入主导着早期超我的起源。拉康已经使我们习惯于这样理解：例如，可以设想，在最早期的形态中，孩子向大他者提出一项要求——要求另一种象征性在场，要求得到承认，总之，要求对一种在场的承认。当大他者在这个层面、在象征承认的层面失灵时，可以说，孩子以对象的并入，来替补这种象征满足的欠缺——这种满足的被拒与落空（Versagung）——并替补赠礼的缺失；也就是说，他以需要、倾向次序中的满足，取代象征满足。[注]

> [注] 德语 Versagung 在弗洛伊德术语中通常由法语 frustration 对译，但它同时带有“不予、拒绝”的动作义；本句的大他者既未给出象征承认，也未给出赠礼，因此这里兼含满足客观落空与满足被拒两层。正文保留德文并译作“满足的被拒与

> 落空”。此外，suppléer à 是在欠缺的位置上“起替补作用”，并不表示把欠缺补成完整。

再看一个体现超我的隐喻……斯皮茨在孩子同戴上、摘下面具的成人互动并发笑的游戏中标出了它。成人摘下面具时，孩子确实放声大笑、欢欣起来；我们可以把这种喜悦理解为：孩子发现，面具所体现的凝视之外还有一个彼岸，因为面具的功能就在于体现凝视的在场。可是，如果成人摘下面具时，面具下面还有第二张面具，那么，孩子身上出现的便是焦虑次序中的某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

因为孩子突然得到揭示：在面具的彼岸，他实际上抵达的是“没有彼岸”这个事实；于是，他确实面对一道不可还原的凝视。面对它，他只能以那个完全谜一般的并入过程作出回应。

你们看到，在并入中可以辨认出：

- 言说的并入——这截言说残肢将成为早期超我的祖先；
- 也很可能还有凝视的并入。

在拉康提出的“盲人与瘫子”这个隐喻中，还可以看见这种凝视性超我的一幅图像：其中，盲人确实是瘫子真正的、自我层与超我层上的主人。

总之，我不再坚持这一点。

那么，现在该怎样说明并入与原初压抑之间的辩证法？

非常简略地说，我想，我们也许有理由分辨出至少三种并入：

- 一种前俄狄浦斯并入，即弗洛伊德在“肯定—驱逐”（Bejahung – Ausstossung）这一对操作中标出的并入；梅兰妮·克莱因也曾辨认它，因为她指出，孩子把位于母亲内部的一个父亲能指——阳具能指——并入自身；[注]

> [注] 两种转录均为没有停顿标记的 l’enfant dans la mère incorpore un signifiant du père，其中 dans la mère 在句法上既可能贴近“孩子”，也可能修饰被并入之物。依梅兰妮·克莱因关于儿童幻想母亲身体内部含有父亲阴茎及其他孩子的论述，正文把它校读为“孩子并入位于母亲内部的父亲能指”，而不是“尚在母体内的孩子并入……”。这一语境校读在此明示，不作为对法文底本的静默改写。

- 一种俄狄浦斯并入，对应于标志俄狄浦斯情结解决的并入；

- 一种可以说是后俄狄浦斯并入，对应于并入这样一个父亲：正是他把孩子造得如此糟糕。

这些并入各有不同的命运；无论如何，它们的命运——如果有时间，我会努力说明——就是每一种都由某一次原初压抑作出标点。

现在，为了有根据地说明这种并入，我认为必须采用我们拥有的资料，即《图腾与禁忌》中关于并入的第一手资料。我想突出《图腾与禁忌》的一个要点：这本书令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普遍遭到厌弃，尽管据弗洛伊德本人所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有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为什么至少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会把《图腾与禁忌》读得如此偏离要害？

- 也就是说，为什么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会对弗洛伊德提出他曾向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那种批评？

- 也就是说，他对《图腾与禁忌》的解读，是把它看作弗洛伊德只提出了一种关于神圣的情感理论；

- 也就是说，依列维-斯特劳斯之见，《图腾与禁忌》中并没有对能指的提升。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能指确实相当……看起来并不容易辨认，可以注意到，弗洛伊德工作的中心观念——矛盾情感——确实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在矛盾情感中，弗洛伊德大体上对置的是情感对子：爱—恨、恐惧—兴趣；这组情感对子容易造成混淆，因为粗略阅读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提升了情感领域。

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如果想更贴近地把握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用两组矛盾情感对子，取代弗洛伊德所标出的那一组。因为这里有两串能指星丛，必须把它们对置、联系起来，同时又彼此分开。

那么，这些对子是什么？

如果你们愿意，我尤其想到弗洛伊德谈论死去父亲的那一章：

- 当仪式得到妥善举行时，死去的父亲可以说产生了祖先；

- 或者，死去的父亲会产生还魂者、恶魔、幽灵。

祖先与还魂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非常特殊的辩证法；稍后我会努力说明，我们在去年的研讨班中开始敏感于其中的可逆性观念，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东西。

无论如何，在神话中、在神话的英雄形式中，我们看到了这项辩证法，看到了祖先与幽灵之间这种非常特殊的往返运动……

涂尔干、弗雷泽，以及弗洛伊德的资料来源斯宾塞与吉伦都记载了这些事情……幽灵与祖先之间的往返运动，例如表现为：父亲死后，灵魂起初会留在人间，不愿离开；它留在这里、待在这里。为什么？这正是我们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

结果，它是有害而危险的。这个不愿离开、仍留在这里的幽灵，会受到整套仪式的邀请，前往死者之岛、前往彼岸。于是，人们告诉我们——例如涂尔干对此有一段颇为漂亮的描述——存在下面这样接连不断的行程：

- 幽灵先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仪式得到举行，它便离开，前往死者之岛，待在那里；
- 它第二次返回：因为不喜欢死者之岛，它又回来游荡；仪式再次举行，它第二次离去；
- 结果，它又一次回来；最后，如果仪式执行得完美无缺：

它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死者之岛，从此不再回来。

你们看到，以下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可逆性：

- 这个祖先，即承担自身象征功能的父之名能指；
- 以及返回实在界的这种可能性；返回之物不再采取能指形式，而采取一种我们可以称作小对象 a 的对象形式。

那么，为什么必须把两组“矛盾情感”对子分开？

这样做是有益的，因为祖先与幽灵各自支撑着两种矛盾情感运动；它们彼此可比，却必须加以区分。

二者中的每一个确实都引发一种矛盾情感位置；我会说，每一个都同时体现一种兴趣与一种排斥运动。

不过，由于拓扑差异，这种兴趣与排斥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

我会说，祖先所支撑的兴趣运动或积极运动，是尊崇、敬重，甚至在某种同祖先的共融中感到狂喜这一类情感；排斥情感则属于神圣恐怖、神圣惊惧的次序，属于我刚才称作震慑的次序。当祈祷等活动唤起那个彼岸时——祈祷仿佛在召唤象征界的这个彼岸——如果这个彼岸竟然显现在实在界中，主体便感到最彻底的惊愕。应当想想普雷维尔的诗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请留在天上吧。”事情正是如此，因为一旦他来到实在界，一旦他坠入实在界，灾难就会发生；至少，这场灾难就是这种震慑，就是“Che vuoi?”的吼声。[注]

> [注] 普雷维尔的诗《Pater Noster》改写基督教《主祷文》开头 Notre Père qui êtes aux cieux（“我们在天上的父”），添上 restez-y（“就留在那里吧”），把祈祷反转为阻止父亲在实在界中临场。

问题在于，幽灵引发的矛盾情感运动恰好相反，值得另作区分；因为它激起的兴趣，我会称作好奇，一种有人所谓的吸引，一种病态吸引。看看有些人似乎多么喜欢观看恐怖电影；这些电影不过是在以十分愚蠢、低能的方式让还魂者与幽灵登场。怀着这个对象返回的忧惧来体验焦虑，究竟有什么乐趣？

我想请你们注意：遇见幽灵所激起的惊讶，恰恰并不是惊讶，因为归根到底，主体始终预期会遇到这个东西。它不是惊讶，同 Verblüffung 毫无相同之处；二者并非没有关联，可它仍不是惊讶，因为它属于诡异感的次序，属于那种熟悉性：主体仿佛总在等待这个自己始终预期会显现的在场返回实在界。

主体始终等待这种返回；也许，我们频频回头的事实只能从这种等待来理解。只要观察一下便会发现：身处一个房间时，你们常常忍不住回头看看身后会发生什么，仿佛那里可能发生或经过某种东西。因为我们确实可以设想，实在界中的这个在场不会忘记你；它不可忘却，也不属于能够被压抑的东西。

所以你们看到，幽灵、鬼魂的维度所支撑的，是一种不同于神圣恐怖与震慑的矛盾情感：它支撑焦虑次序中的某种东西；而作为兴趣的另一极，则接近诱惑。

此外，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mana（玛纳）具有一种力量：它使主体想起受到压抑的欲望，并在提醒主体时使这些被遗忘的欲望复活；也就是说，诱惑观念就在这里。

从这里出发，我们会看到，可以对“Che vuoi?”作出两种解读。

我会说，这两种解读取决于图中把主体同小对象 a 分开的菱形符号怎样起作用，取决于图中究竟是：

- 大他者处在 a 的位置上——这是幽灵的情形；
- 还是主体由于受到 Verblüffung 这个能指的震慑，而坠入 a 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Che vuoi?”体现了这种矛盾情感；它没有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明确说明，却借助菱形符号被书写出来，因为小对象 a 可以发挥不同作用：

- 它可以通过一次显现体现焦虑。请注意，拉康第一次引入“Che vuoi?”时，援引的是卡佐特的《恋爱中的魔鬼》；它在那里以一次显现的方式出现，化作那头吼叫的骆驼，并将作为诱惑者运作；
- “Che vuoi?”的另一项功能，则是不再让焦虑占据主导，而让主体受到那个弗洛伊德称作“具有高心理价值的能指”的能指、Verblüffung 的能指所造成的震慑。

现在，如果你们愿意，逐行阅读弗洛伊德，会发现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请允许我花五分钟这样做。

……由于弗洛伊德没有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两个范畴，也许由于他手边没有小对象 a，也没有实在界这个范畴，所以他在解释人们为何害怕祖先或鬼魂时十分游移；他把对死者的恐惧解释为受到压抑、而后向外投射的攻击性。

不过，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采用的“投射”一词并不满意；这个词究竟有哪些地方令他不满，完全可以察觉。

他写道：这项谜一般的投射，这项把一种内部知觉向外投射的操作——他这样说——发生在尚未得到充分阐明的条件下；我们对自身思想过程与情感过程的内部知觉……

这在弗洛伊德那里完全谜一般——对思想过程与情感过程的内部知觉这个观念……像感觉知觉一样被投射到外部。

“感觉知觉”——你们由此看到，弗洛伊德通过一种经由实在界发生的感觉性返回，提升了拉康式实在界的维度。关于这种被认为具有感觉性质的内部知觉，请回想弗洛伊德四页以后写下的东西：他在那里提出，道德良心铭写在情感矛盾的地基上。他这样写道：“道德良心，是对我们所体验的某些欲望遭到拒斥这一事实的内部知觉。”

他说的确实是“拒斥”，也就是 Verwerfung。

因此，我认为可以相信：弗洛伊德在这里使用 Verwerfung 而不是 Verdrängung（压抑）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在这本小书中多少有些游移，我们仍必须按字面认真对待他在此使用 Verwerfung 这个术语的事实。

不过，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在弗洛伊德思想的演变中，看看七年以后的《否定》怎样重新处理 Verwerfung 一词。在《否定》中，他同样讨论了父亲命运的并入；为了限定未能进入积极并入、未能进入 Bejahung（肯定）的东西怎样在场，为了限定没有得到肯定、没有进入象征化之物的命运，他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拉康保留的术语是 Ausstossung，

它曾被译作“驱逐”“排斥”；另一个在我看来很值得保留、也很有意思的术语，是 Werfen。也就是说，他不再采用 Verwerfung，而采用 Verfen（转录原文如此）[注]。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他去掉了前缀 ver-；这个前缀在 Verwerfung 中限定一种带有“无法返回”内涵的排斥，也就是某种不可挽回的东西。

> [注] 本段法文转录先写 Werfen，随后写 Verfen；后一个拼法不是通常的德语形式。译文保留这项底本差异，不据上下文擅自统一。

在 Werfen 这个观念中，确实存在一种彻底排除的观念；

- 但是，返回的“不可能性”并未被彻底排除[注]；

> [注] 本段法文逐字写作“返回的不可能性并未被彻底排除”（l’impossibilité de retour n’est pas exclue radicalement）；紧接的三个段落却都说可逆返回并非不可能。译文保留这一措辞冲突，无法据现有转录确定是否有口误或脱漏。

- 也就是说，可逆返回并未被彻底排除；
- 也就是说，可逆性并非不可能；
- 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就这样发生，但它并非不可能。

所以你们看到，我由此想到：对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遭到 Werfen 的欲望，我们可以说，它们属于这种内部知觉的次序；而我们可以在这里辨认出：

- 被并入的父亲中有某种东西未能完全被并入；
- 这是一项废余、一项剩余，因为父亲并非全都能够被并入：存在一项废余。

无疑必须修正《否定》的文本；为了同时限定被内摄之物与被驱逐之物，弗洛伊德在那里似乎选择了这样一种说法，仿佛主体预先占据一个位置："这个，我放进好的内部；这个，我放进好的外部。"仿佛选择已经预先存在。

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并不存在两个"这个"，而只有一个"这个"：主体把它并入，而后有某种东西从这次并入中坠落。

现在，在努力转向别的事情以前，为了把观念固定下来，我想提醒你们：伊尔玛之梦以及雅克·拉康对它的评述，使我们能够定位我正在努力定位的这两种实在：

- 一种实在由祖先体现，它处在彼岸，并不向主体显现；
- 另一种实在则属于经由还魂者显现的次序。

会场中的 X：（听不清）

阿兰·迪迪埃-韦尔：是的，就您所说的东西，我们无疑可以表明：也许精神病者特有的悲剧，归根到底正是无法抵达无意识；也就是说，他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成功压抑，意识到自己的世界确实只被 Verwerfung（拒斥）次序中的东西占据。

我们可以设想，神经症者的意识并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一种坏良心；它之所以是坏良心，是因为它是一个无法把一切都象征化的坏无意识的产物。归根到底，正是这项剩余使我们醒着，使我们无法入睡或失眠，也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压抑。

为了重新接上并稍微具体化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伊尔玛之梦中看到、辨认出这里谈到的不同时间。

伊尔玛之梦的第一时刻，可以说，弗洛伊德受到迷摄，因落在自己身上的凝视而焦虑。

弗洛伊德的独特之处——无疑因为他就是弗洛伊德——在于他没有这样回应这项实在……

不过，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他既没有醒来，也没有做一个性欲望之梦。弗洛伊德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焦虑——也可以说这种迷摄——会让位于震慑，因为我们大概可以说，落在他身上的迷摄性凝视遭到了阉割；这项阉割恰恰通过启动一个彼岸——快乐原则的彼岸——而发生。继焦虑之后出现的震慑，我会说，是依照妙语的辩证法——震慑与照亮——被引入的。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会造出某种妙语：当一切都已失去时，他调动那个仍在自身内部在场的东西，最终把 $S(A)$ 这个能指分节出来。在向他显现的那项恐怖、令人焦虑的实在作用下，他开始瓦解，一切都崩散了；而就在一切崩散之时，只有某种东西仍站得住，某种东西“答到”，在这里回答“triméthylamine（三甲胺）”。正如我刚才围绕这项辩证法所说明的，它是在“Che vuoi?”的震慑出现以后答到。

可以说，唯有这个彼岸能够回应实在界中的小对象 a 所产生的溶解作用，因为这个彼岸正是无意识本身的实在。

我知道，我曾同几位朋友谈过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它值得批评；也许确实如此。把两种实在对置、说它们彼此维持一种可逆性，也许讲得过于简略。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我们都熟悉的伊尔玛之梦使我们能

够这样把事情固定下来。这两种实在尤其都在梦本身、在梦的文本中在场；不过，另一种实在处在页底的一条小注中——脚注大概具有一项拓扑功能。这第二种实在对应于第二道裂口；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接替已经溶解的快乐原则。这第二道裂口在梦的脐点处显露出来；拉康在回应马塞尔·里特时，在那里认出了 Unerkannte——不可认识者、原初压抑——的维度。

在伊尔玛之梦的这两道裂口中，“三甲胺”从第二道裂口涌出，并同第一种实在发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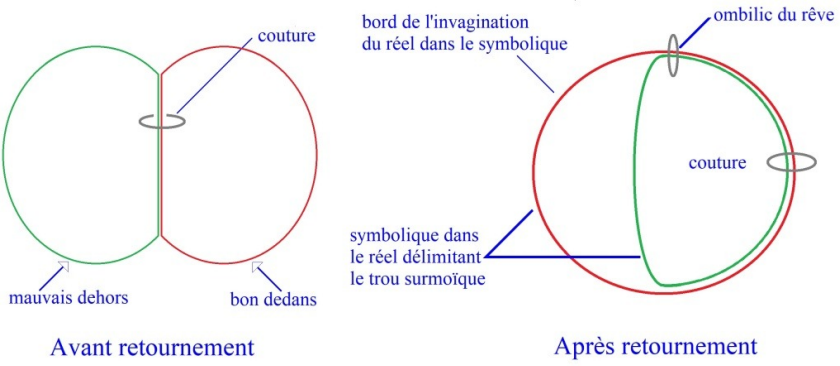
那么，为了结束——因为时间比我预想的晚了——我现在想努力……

这里确实只是些构想；我得说，我带着极大的谦逊触及它们。不过，在我看来，用去年研讨班所带给我们的环面翻转观念，也许并非不可能说明这两道裂口、这两种实在；也许并非不可能以拓扑方式说明它们。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得告诉你们，这种可能性去年借助 Contardo Calligaris 的帮助向我显现；我在运用它时确实相当谨慎，不敢用很确定的方式谈论。不过，拉康博士并没有彻底打消我尝试的念头，所以我把可能得到的结果提交给你们。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今天，我只非常简略地画出它所代表的东西……

好了，我会把这个传给你们看；这是两个环面——我用了两只袜子——两个环面：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 一个代表神话性的“好的内部”；
- 另一个代表神话性的“坏的外部”。我冒昧地在其中打了两个洞，又做出一道接缝——接缝在这里（见图），它就在这里，做得很糟——也就是 Ausstossung – Werfung 环面。因为问题在于，我正在努力谈论一种实在，它并不是那个我们惯于从不可逆拒斥中辨认其成因的实在界；这里要努力看出，拒斥或 Werfung 中的某种东西怎样可能是可逆的。[注]

> [注] 法文在同一句中有意对举小写 un réel 与大写 le Réel；前者是不定的一种“实在”，后者指 R.S.I. 三界之一的“实在界”。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版均保留这项大小写差异，正文相应区分为“实在 / 实在界”。

好了，这个“坏的外部”、这个“好的内部”，再加上翻转；你们会看到……

我会把它传给你们；它已经翻转了。你们看到，我用绿色画出实在界中的象征性孔洞，用红色画出象征界中的实在孔洞……如果你们有兴趣摆弄两个这样的环面，就会看到：它们有一个特点，经由两个孔洞既彼此分离又相互联结；我冒昧地用一道接缝隐喻这种联结。让“坏的外部”环面经由公共孔洞内陷，翻入“好的内部”环面，完成翻转以后，你们会发现，起初的两个环面不再一个裂开在另一个内部——这种分节也许曾经支撑古老超我……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这是我暂且给予自己的一个支撑……而是通过一次扭转彼此分开。这次扭转把实在孔洞带入象征孔洞，也许能够隐喻一种新的分节；第二个超我就以这项分节为支撑，并由于阳具能指的一次原初压抑而取代第一个超我。翻转将为这次压抑提供支撑，从而使结构从第一个古老超我过渡到第二个。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在这里采用的是第一个超我向第二个超我过渡的例子；也就是说，第二个超我体现第一超我的实在界经过象征化以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界仍然存续，不过采取了一种更可被象征化、总之得到更多分节的方式。对于第三个超我，也许可以继续这项操作，也就是一直抵达实在界的最终缩减点，看看原初压抑能够在实在界中开出多远的通路、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分节出来。[注]

> [注] 本段开头，Staferla 写作 du Réel du 1er surmoi，Michel Chollet 的扫描本则写作小写 du réel du premier Surmoi；但同一句稍后两版都写作 Le Réel subsiste 及 du

> Réel。项目底本采用 Staferla，且此处讨论 R.S.I. 层面的结构转换，故正文按大写概念译作“实在界”，同时保留 Chollet 版的大小写异文。

我还没有走到那里。那么，我把这只“袜子”传给你们；你们会看到，它也许能让你们……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好，我会尽快用几项关于父之名能指的思考作结。

我想提醒你们：拉康在《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中引入父之名隐喻的问题以前，先通过对无聊功能的一番思考引入了它。

这一点令我十分震动。走到目前这一步，我觉得可以把无聊同我今天努力讲述的内容分节起来：归根到底，当主体不再具有感到意外、感到惊愕的能力时，无聊便出现了。我仍然是在强义上谈论惊愕，是在 Verblüffung、震慑的意义上谈论。

不必走得太远，看看孩子就知道：他们不断重新启动自己的欲望，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聊；一切都使他们惊讶。究竟是什么使主体可能失去惊愕、感到意外的能力，从而认识无聊？

我会说，在无聊中发生的是，我们触及了对重复的痛苦知觉；重复通过单调这一侧面把自身给予我们。借助单调这个维度，如果你们仔细想一想，就会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同某种东西相合……

请原谅我讲得有些快，不过我想这仍然可以说……它对应于父亲隐喻的某种磨损。

隐喻会磨损。看看一个妙语：它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效果，但妙语会磨损；一旦磨损，确实便变得单调。我会说，隐喻的磨损，以及这种磨损的效果……

而这种磨损，恰恰是在那些持续存在于实在界、并腐蚀隐喻的能指作用下发生……我会说，这种磨损同废余在我们的世界中出现有关。

不必走得太远，例如看看症状。就用我刚才向你们举过的例子——弗洛伊德忘记"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弗洛伊德没有成功把"Herr"、主人这个具有高心理强度的能指隐喻化；既然没有成功把它象征化，会发生什么？

发生的是，剩下来的只有废余，而且是转喻性废余；因为转喻属于废余、邻接的次序，并且从根本上不令人惊讶。没有什么比邻接更不令人惊讶，因为它把人从一个他者引向另一个他者，却永远不会引向那个以大写字母书写的大他者。

你们可以辨认出，隐喻的磨损同废余在我们的世界中出现有关：

- 无论这项废余属于主体次序，也就是所谓罪疚或罪；
- 还是这项废余就是我们的身体本身这项废余的出现。在无聊或单调的视角下，我们的身体有时会开始——我会说——仅仅服从实在法则，也就是重力法则。我的意思是，当身体因为只服从重力法则而开始凭自身重量显现时，你们便看到了身体作为废余这项功能得到强化。与此完全相反，当身体服从另一个实在界——使它变轻的能指之实在界——时，你们会看到，有些人在街上行走，似乎没有重量，仿佛羽毛，无论他们实际多重。这里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性质的

> 东西。可以说，身体这项废余开始变沉时的遭遇，可以同身体突然变轻时的遭遇对置。身体例如会在节庆、图腾宴餐，或仅仅在爱情、在一见钟情中变轻；雷击般的震慑——女人作为一个具有高心理强度的能指、一个震慑性能指，对男人所代表的东西——必须承认，它具有激起爱情的力量。“致命女人”这个说法也许使我们感到：通过这种致命性，男人遭遇的宿命性东西属于父之名能指的次序。那么，在爱情中失去头脑、失去身体时会发生什么？你们变得如此轻盈、如此卸下重量，以至于在极限处像躁狂者一样失去压舱物；你们变得疯狂，不再有任何重量，失去了身体，也失去了头脑。

于是，我想告诉你们：剩余的这种耗尽或焚尽——身体不再有重量时身体的这种焚尽——恰恰可以在图腾宴餐或人们研究过的巫术社会节庆中辨认出来。与父亲的并入相关，那里有一种仪式——弗洛伊德很少注意到它——就是把残余物焚烧掉。

凡是属于废余、霉烂次序的东西，都会在世俗生活期间堆积起来，再在图腾宴餐期间得到最谨慎的焚烧。

我认为，这会使我们能够分节出弗洛伊德提出却没有继续推进的一个问题。他问：是什么使图腾时代的人周期性地体验一种威胁——他谈的是图腾时代的人——体验自己并入的父亲力量将在体内消失这一威胁？

他提出这个问题，指出正因为存在这种消失的威胁，并入才必须发生；可是，他没有真正提出另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什么促成了被并入的父亲力量发生这种退化？

我要在这里作结，并提醒你们，弗洛伊德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写下《图腾与禁忌》……

《图腾与禁忌》本身就是这项关于父之名能指的研究……他在同荣格论战的背景中写下它，为了同荣格决裂，也为了同他所谓的雅利安宗教决裂。

荣格面对的问题，是德国人、德意志种族生命能量的退化……

我没有时间再走远多少……对于提出这个问题的荣格，弗洛伊德在这篇文本中以自己能够采取的方式，作出了部分回应。

有意思的是看看荣格怎样提出这个问题。

当国家社会主义破土而出时，荣格问了自己一个极其天真的问题……

这个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后来有一位分析家在一次罗曼语族大会上提出了它；他以为自己借此能够对拉康的教学作出最尖锐的指责。

……荣格问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展现出的这种非凡能量爆发以前，这股闻所未闻的能量究竟在哪里？

他在这里提出的不是拓扑学问题，而几乎是一个地形学问题；也就是说，他告诉自己：既然它出现了，此前就必然在某个地方。这完全就是那些把情感提升到能指地位的精神分析家的理论；他们告诉你们：一种情感出现时，它在出现以前必然在某个地方，它必然已经位于某处，不可能凭空产生。

荣格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确实可以感觉到，在这条道路上，对荣格来说，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死去的父亲同时处在父之名能指与超我的起源处这一事实，对每个人所构成的悲剧——超我几乎是忧郁症式的迫害性超我。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对父亲所作的并入、我们为父亲所作的哀悼——父亲就是、或者可能是那个压根没本事把我们弄得更像样的家伙——是一场近乎忧郁症的不可能哀悼。[注]

> [注] infoutu de nous avoir mieux foutus que ça 在一个短语中两次使用粗俗动词 foutre：infoutu de 是“压根没本事”，nous avoir foutus 是“把我们弄成 / 造成”。这组粗俗回声很难在中文中无损复现，正文用“没本事把我们弄得更像样”保留其语气，并在此标出原文的重复。

我们必须同它一起生活，必须拿它来应付；不过，可以理解，这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不可能。也可以理解，在图腾宗教中，能指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并入了什么：那就是父亲。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必须把图腾宗教同附体宗教区分开。[注]

> [注] Staferla 与 Michel Chollet 两版都明确写作 le signifiant sait d’emblée ce qu’il a incorporé，句法主语确是“能指”，并非“主体”。这是发言者带有人格化色彩的表述，正文不替他静默改成“主体知道”。

在附体宗教或萨满教中，主体被某个精灵附体，却不知道它是哪一个；只有在稍后的时刻，神灵才会报出自己的名字，宣告自己的徽记。

所以，知道被并入的父亲是哪一个，绝不是不言自明的。荣格的学说确实表明这一点并不自明；因为被并入的父亲究竟是谁并不自明，似乎必须等到张伯伦的发现以后，才把他定位到印度一侧。

最后，我用下面这句话结束：归根到底，父亲隐喻的功能是支撑一项二律背反。它一方面激起荣格所说、也就是所有因衰败、能量耗散观念而焦虑的人所说的那种能量过剩；它激起一种溢出全部言说、全部命名的驱力能量过剩……

这多少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向我们谈到的 mana……与此同时，它又在于不向这样一股生命力量的运动让步：这股力量想要解放自己，只属于自身，并重新获得天真的清新。

父之名能指奠定驱力盈余；只要主体不对"它奠定这项盈余"这一事实让步，这项盈余就得以维持；而一旦主体让步，我们就会看到荣格所颂扬的那些生命力量获得解放，看到精神病者对它们作出我们所熟悉的体验……[注]

> [注] 两种转录在这里都留下语法未完成的 pour autant que ne cédant pas au fait qu'il le fonde，没有明说"不让步"的主语；下一段则明确说 quand il ne cède pas, il peut arriver que le sujet…。正文据下一段补出"主体"，只作最低限度的句法重建，不把残缺句式当作已经确定的理论表达。

例如阿尔托；他一生都以怀旧之情唤起环绕自己的生命性在场，遗憾自己不能像古代戏剧中那样被它们附体，因为他对这些力量有意识、有知识，却不能把它们分节出来……当主体不让步时，他有时能够依照这张图来运作；这张图也显示了说话之在怎样能够工作：利用这项盈余坚持所产生的效果，把它指向这个盈余在自己内部坚持的同一点。于是，这项以能指缺失为源头的盈余接受返回自身，并对这个始终崭新的能指进行命名、进行隐喻化，因为它终于不再找不到自己所坚持的那个点。

总之，这是我们可以从弗洛伊德或拉康那里保留的一项重大教训、一个重大范例：以他们为榜样，发出这样一些陈述——它们的实存性不必由意识赋予，也不必由次级加工对避免自相矛盾的关切赋予，而应由不撤回自己的话这一关切赋予。确实，如果我们的工作被一个使我们防备惊愕功能的超我弄得僵硬，它又会变成什么？讲完了。

第10课 · 1979年5月15日

纳西奥、瓦普罗

拉康：今天将由纳西奥与让-米歇尔·瓦普罗进行一场对话。

纳西奥

看来，一登上这个讲台，人几乎会自动请求你们——拉康的听众——予以宽容。因为直到昨天、星期一中午，拉康先生才请我向你们谈一个我曾向他提到的问题。它关涉无意识主体的理论。

如果要给这次发言拟一个标题，我会写：“精神分析的非凡孩子”。

年初时，我的计划是研究无意识知识与解释之间的分节；不过，随着某些展开逐渐推进，主体问题占据了上风，变成了主要问题。

今天早上，我只会简要回顾主体概念的几种可能进路——其中多数无疑已为你们所熟悉——然后向你们提出几个问题。

我们把这份概要分成三部分：

- 主体同无意识知识的关系；
- 主体同弗雷格逻辑学的关系；
- 最后，主体同阉割的关系。

I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精神分析本身，它由这样一个语言事实构成：“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歇斯底里者的欲望奠定了转移，那么，“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便奠定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念，也奠定了拉康把无意识理解为知识的观念。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说出的东西是一个能指；作为能指，它并不朝向说话者，而朝向另一个能指。

它朝向大他者。

我说话，发出声音，构造意义；可是，所说本身却从我这里逸去。

它从我这里逸去，因为主体没有能力知道，这项所说将同另一项什么样的所说联结起来。

“能指朝向大他者”，意思是说，它会在别处、在旁边、在后来，同另一个能指联结起来……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我的言说对你们、对大他者产生什么效果。

正因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出的东西比自己愿意说的更多。

简言之，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因为我的所说前往别处：

- 在我不知情时，它朝向大他者；
- 同样在我不知情时，它也来自大他者。

它来自大他者，又朝向大他者；它从大他者出发。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有一个理由：发出自己所说的主体……

我强调：“发出陈述的主体……”在信息或所说可能返回到他这里时，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主体。

我们已经不再相同，因为我在说的行动中发生改变。

“主体是能指的效果”这句话，恰恰意味着主体随说的行动而改变。

简言之，我不知道什么？

1. 我不知道自己曾在那里，处在某个能指之下。

不知道某项所说曾是那个能指、我的能指、主体的能指。

所以，我曾在那里，是一个无知之点。

而这个无知之点代表从大他者那里逸出、却又朝向大他者的东西。

1. 由于不知道自己当时受哪个能指支配，我同时也不知道它朝向另一个什么能指。

换言之：我在说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能指正在等我。

1.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总之，你们得到：

- 一方面，主体被固定、悬挂在一个能指上，即他那项说的行动的能指上；
- 另一方面，能指一个接一个相继出现，而主体实际上无处可在。

我再说一遍，因为这正是我要抵达的结论：主体处在行动中，处在发出所说的行动中；可是，既然这项所说来自大他者并朝向大他者，既然一切都发生在各项所说之间，主体便在相互链结的能指所组成的开放集合中保持悬置，迷失其中，被抹除：

- 我们是行动的主体；然而，我们也随着这项行动消失；
- 我们是行动的主体，而我们又不是[注1]。

> [注1] 我说出了“我们是”（nous sommes）。然而，依照上文，“我们是”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我说主体处在行动中，随后又在一切相继出现的所说中被抹除，问题仍然存在：这个“我们”究竟是谁？我说“我们是”，因为若不这样说，又怎能指出：“我们若不从这一点出发，便无法思辨主体：我们自己作为主体，卷入主体的这种深刻双重性之中。”（拉康）

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作主体二律背反的东西。

II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很早便被引入拉康理论的拓扑对象，来表现这项二律背反。

莫比乌斯带不会定义主体，而会把主体展示给我们。

不过，把主体直接等同于这条带，指着它说“这就是主体”，会是错误的。不。

我们在莫比乌斯带上感兴趣的是：如果沿中线切割，它只有一条边的性质便会改变——至少，对于只作一次半扭转的带子，情形如此。此时，也就是切割完成一条闭合曲线、重新接上起点的时刻，严格说来的莫比乌斯带消失了；结果得到一条不再是莫比乌斯带的带子。

所以，只在空间中表现主体还不够；还必须有切割的行动，必须画出一条闭合曲线。说的行动属于同一种类型，因为能指规定主体，把主体劈成两半：既代表他，又使他消失。

下面转向考察这项二律背反的第二种方式——这一次是逻辑方式。

为此，我们重新采用拉康话语早已确立的分析：一与零的关系，对应于主体与能指的关系。我不进入论证细节；J.-A. 米勒已在《缝合》一文中严密处理过它［《分析手册》第 1—2 期，第 39—51 页，巴黎，1966 年］。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我只会说明这种对应关系的要点，以回答我们关心的问题：

- 怎样说明这样一个理论事实：主体是不可能的，却仍被命名，甚至不只是被命名，还被计作一个——无论是多出的一个，还是少掉的一个？

- 主体这种不断逸去的东西，怎样可能由一个能指固定？

在这里，把它同弗雷格给出的零之定义相比较，会有所启发：零是一个具有两种性质的数。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序列

- 一方面，它指称一个不可能对象的概念；这种不可能不是相对于现实而言，而是相对于真理而言，因为这个对象不同一于自身；

- 另一方面，相对于数列，零被计作一个。于是，零既被定义为不可能者的概念，又被定义为在数的相继序列中占据一个位置的元素。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序列

同样，主体虽然被排除在能指链以外，却仍由一个能指代表，因而仍是一个可计数的元素。

因此，主体与零之间存在一种紧密亲缘；如果考虑二者共有的这项功能，这种亲缘便更加紧密而重要：每一方都凭借自身的特殊位置，保证数列的运动。因此，当我们把无意识主体定义为能指在说话之在中产生的效果时，我们的意思是：能指在我们身上的行列使我们成为一

个常项、一个零、一项欠缺——一项恰好会支撑整条链的支柱式欠缺。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这一切怎样在分析中运作？它难道不是一种没有血肉的思辨吗？

在分析中，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别的目标？主体说话，不是为了说出意义、进行意指，而是为了意指自身。

也就是说——悖谬就在这里——主体为了消失而说话。

为了作出行动，并随即把自己抹除。

我们促请、等待主体辞去自身，来到大他者那里，消失，并由此重新启动无意识能指之链。

主体发出所说；他在说时成为主体（空白），继而消失：

- 行动以前，他并不存在；
- 行动以后，他不再存在。

主体“外—存在”（ex-siste）于这条链以外，却又相对于它而存在。

论证进行到这里，在进入阉割问题以前，我们已经可以先提出我想同你们分享的问题：如果整个系统都是能指性的，如果这个秩序是能指性的，为什么还要把“主体”一词引入其中？

为什么拉康坚持保留这个词，而原则上一切都导向我们说：主体并不存在？

不过，至少从拉康理论的视角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否定主体的存在是一个错误。

如果你们说，主体先在能指之下，随后便不复存在，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主体是分裂的；所以，他也在链中。

拉康坚持保留“主体”这个词，甚至用它把精神分析同形式主义区分开。

即使相对于弗洛伊德，他也坚持主体。

有一段很漂亮的话；他在那里谈到欲望的满足……

你们知道，欲望借符号、借能指得到满足……

……拉康断言：“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欲望得到满足’；而我向你们提出的是：欲望的主体得到满足。”

为什么他在主体问题上寸步不让？

如果重新考察他同弗洛伊德的这项偏差、这种细微差别，我们可以追问：是否正是满足概念使他不肯放弃主体？为了谈论享乐或满足，他是否需要主体？

依我看，这不是应当沿循的道路；你们稍后会看到，主体与享乐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

带着一些保留，我们可以说：有享乐之处，便没有主体。

所以，不能用这项享乐问题来解释他对主体的坚持。

III

在说明“主体”一词将解决什么问题以前，我们直接转向第三种关系，也就是主体同阉割的关系。

在阉割框架中，我们会在拉康那里找到第一个回答。它受到琼斯提出的 aphanisis（消隐）一词启发；拉康在自己的大部分研讨班中都援引这个词，并且怀着不无赞赏的态度批评它。此外，拉康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如此强烈地带着琼斯的印记，以至于我对自己说：拉康爱弗洛伊德，如同爱自己的二重身；然而，他欲望的却是琼斯。[注]

> [注] son double 是“自己的二重身 / 另一个自己”，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双胞胎”。同一句又严格对举 aime Freud 与 désire Jones：弗洛伊德处在镜映式的爱与认同一边，欲望则指向琼斯；正文保留这项不对称。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所以，当弗洛伊德写“欲望得到满足”时，他［拉康］说：“欲望的主体得到满足。”

琼斯提出欲望的 aphanisis；拉康则说：不，是主体的 aphanisis。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所以，他找到一种办法来说明：

- 并不是主体不在能指链中；
- 并不是我们不在将要相继发生的千百个事件中；
- 而是主体虽在，却以被抹除的方式在；主体发生 aphanisis，在大他者那里消隐。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现在，如果我们转向阉割，以及拉康几年前在拥有阳具与成为阳具之间建立的区分，就会看到，这个 aphanisis 概念会根据主体相对于能指或阳具对象所占的位置而一分为二。

我无法在这里深入考察我们已经在别处处理过的这个要点。

我们只以回顾的方式问一问：采用人们熟悉的“受到阉割”这一表达时，我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赋予它三层意指。

首先，说话之在只能借助两种手段面对性：

- 能指——无论是否构成症状；
- 以及幻想。它们都是手工式手段，因为无法解决享乐的绝路；这里所谓享乐的绝路，就是性关系不存在。

其次，诉诸能指既是一种强制，也是一种屈从：

- 被迫进行一种徒劳的重复，因为替补（suppléance）并未实现，而是失败了；[注]

> [注] 此处 suppléance 与第四课的 suppléer 属于同一术语链，指某物试图在“不存在的性关系”位置上起替补作用；它在这里恰恰“没有实现、失败”，所以不能译成已经完成的“补足”。

- 屈从于支配这种重复的项——阳具能指。拥有阳具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却仍然屈从于阳具功能。

最后，在一生中一个接一个放置能指的这项无情工作中，主体被动熄灭，发生 aphanisis。这是消失的一种形式。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与成为阳具有关的另一种形式，则取决于完全不同的维度，也就是幻想；我们在那里看到，主体藏在幻想对象背后而消失。

所以，必须极其概略地区分两类 aphanisis，即两种“不再在那里”的方式——这同“并不在那里”完全是两回事：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 一种是重复所特有的方式；
- 另一种是遮蔽所特有的方式。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由此可以看到，阉割并不像人们或许会以为的那样，是一项消除某个器官的否定性操作。

相反，施行阉割，是让相继出现的能指无情增殖的一项工作。

而如果有什么东西受到剥夺，那并不是阴茎，而是主体自身。

施行阉割就是斩首，因为能指越是坚持、越是重复，主体就越少。

现在，为作总结，如果我们换一套词汇，再次追问“什么是阉割”，便会说：它是一场入门，是孩子为了接近享乐——甚至不是认识享乐，只是意指享乐——而进入失败世界的过程，代价则是消失。

我们再次抵达同一个结论：孩子进入世界，并随之变得苍白。

回到刚才的问题：“主体”一词使我们摆脱哪一种障碍？

我提交给你们判断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拉康必须解除的绝路，是早已存在的“存在或非存在”之二选一。他必须避免把主体本体论化，避免把主体变成一个基底；换言之，他必须避免把主体直接贴合到“被代表者”的观念上。

主体不能只是一件被表象标记的东西。对贝克莱而言，这会由他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来表达；对我们而言，则会表达成：“主体就是被代表的主体。”

所以，对拉康来说，问题是避开这种完全同一于某项表象的基底式主体。

如果主体只是这个，只是纯粹表象，我们自然会把它树立为一种绝对的、实体性的存在者。可是，为了不最终落入形而上学的网罗，主体必须是另一种东西。

因此，拉康一手保留被代表者的观念；为了不让它成为基底，又用另一手引入主体在整条链中被抹除的观念。反过来同样成立：不能让主体完全消失这一必要性，解释了为什么要诉诸“被代表的主体”这一观念。

这两只手，当然就是分裂的主体。

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机巧并不完全在于把主体分裂……

他原本可以把主体分成存在与非存在……而在于把主体分到表象与表象集合之间。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它使主体分裂在以下两者之间：

- 被代表的存在；
- 另一方面，又让主体爆裂成组成链条的无数项说、无数个能指。

这样，他既保留了主体，尤其又保存了链条：无意识表象之链，或者说能指之链。

我再次强调，主体的分裂并不发生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

- 而发生在一与大他者之间；
- 发生在代表主体的一个能指，与主体在链中的消隐之间；
- 或者，重新采用我们的字母说，发生在 S_1 与 S_2 之间。

这种分裂主体、避开上述两重风险的解决方案，完全建立在代表功能之上：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没有这个代表概念，主体的分裂就无法被思考，因为主体正是通过一个代表而继续系在系统上。

不过——这就是我曾向拉康提到、现在提交给你们的问题——代表这根系缆是否过于纤细，无法把两个如此异质的维度维系在一起：

- 能指规定；
- 以及一个已经消失的主体所产生的效果？

怎样设想代表可以把以下两者结合起来：

- 规定与排除；
- 消除的原因与遭到消除的东西？

对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也许会激起反驳；其中一些反驳甚至可能已经出现在这场发言的经纬中，乃至由我自己提出。

不过，我反倒不愿压下这个问题，而愿意让它引导我们；即使后来不得不折返，也无妨。

所以，从质疑代表作为主体分割者的功能出发，在我看来，可以：

相关知识卡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 不再横向分裂主体；
- 而是把主体纵向倍增成组成一条链的全部能指。

总之，这是一个分层的、层页化的主体。

相关知识卡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我们在考察一类称作“黎曼曲面”的拓扑曲面[注2]时，遇到了这种关于主体的空间观念；黎曼曲面由一个解析函数定义。

> [注2] 黎曼曲面，又称复解析流形结构，是代数函数理论与拓扑学的共同来源之一。在运用拉康引入的拓扑对象时，黎曼曲面的一个性质尤其值得关注，即它的可定向性。反过来，每一个闭合可定向曲面都同胚于某个黎曼曲面；球面、环面以及带 p 个孔的有孔环面都是如此。关于后一点，可较容易地查阅 G. Springer《黎曼曲面导论》（Introduction to Riemann Surfaces，Reading，1951 年）第二章。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黎曼是十九世纪的学者与数学家；他在复变量解析函数理论的框架中，以天才的方式解决了多值函数这一反常情形。

这就是——我只作提示——一个变量（相对于复数而言，例如 z 的平方根）对应多个函数值的情形。为了清除这种会妨碍其他计算、例如积分计算的不规则性，黎曼走出代数函数自身的场域，诉诸几何空间，甚至诉诸空间的想象性。[注]

> [注] 原文是小写 l’imaginaire de l’espace，意为“空间的想象性 / 空间表象”，不同于作为 R.S.I. 一界的大写 l’Imaginaire。正文因此不译作“想象界”。

于是，有多少个函数值，他便把变量倍增成多少个取值。

他不去减少函数数量、让一个变量只配一个函数，而是通过分割变量的取值来建立同样的对应。简言之，他不减少函数，而把变量成倍展开[注3]。

> [注3] 值得注意的是，黎曼的这项发现同他的多重性理论密切相关；后者深受赫尔巴特哲学影响。参见 B. Russell，《几何学基础》（Fondements de la Géométrie），Gautier-Villars，1901 年。

至少在黎曼这条进路中——此后它已有所改变——这种倍增具有一个空间性的、拓扑性的支撑。他纵向架起一座由相互叠置的层页构成的结构，每一页对应一个取值，整体覆盖复数平面。

相关知识卡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层级或层页的数目依曲面类型而定，可能上升到无穷。

这种结构恰恰称作“黎曼曲面”。

这类分析同主体之间的类比，对我们来说十分引人注目。

为什么不作这样的假设——即使以后必须收回：主体经历同样的增长、同样的层页化，正如黎曼使变量取值经历的一样；并且进一步假设，如果主体按照组成链的能指数量这样成倍增加，最终便同这条链相认同？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我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主体摆脱同系统的一切系缚，因为他自己变成了这个系统。我们也知道，把主体同链条作这种同化，有一个名称：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正如我努力说明的，我们还知道，不能把主体的否定与主体的依存混为一谈：

- 说主体并不存在，是一回事；
- 说主体发生消隐，则是另一回事。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

可是通常，当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既从事理论又从事分析时，主体会从我们指间溜走；我们推理、作哲学思辨，仿佛主体事实上只是后来添加的装饰，是理论游戏中一张方便的“百搭牌”。

一切仿佛是：我们在思想上是“主体论者”，内心却是“形式主义者”。

可是，当我们借助黎曼曲面，提议把主体看作层页化并消失时，我们正在确认这种直觉；更进一步说，我们也许正在把它作为症状加以询问，而不是顽固地努力纠正它。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 黎曼曲面与“层页化主体”：纳西奥的拓扑类比

这样一来，道路会更加敞开，使我们容易承认必须深入研究主体的实际消隐，并由此重新处理自我的想象维度。

从我们关于主体的表述出发，自我与直觉的整个主题都被提交考察。

如果主体像我们假定的那样始终被限制在链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考察自我这一想象审级的作用范围，更深入地分析它同直觉的关系。

简言之，问题“主体是谁？”应当始终保持活力。

- 如果我们重新采用自己的术语，谈论阉割；
- 如果我们不说主体，而说孩子；
- 如果我们不说链条，而把它翻译成父亲之法；
- 如果我们不只断言“享乐”，而加上“母亲的享乐”；
- 最后，如果我们追问，这个精神分析的孩子是谁，这个精神分析为了支撑自身假设而谈论如此之多的非凡孩子是谁……那么，我们必须回答：这个孩子，也就是这个主体，是一个用父亲的话语说话和思考、却受到母亲享乐吸引的孩子。

精神分析的非凡孩子——我们这些说话之在——不过是风一般的存在，是在吸走词语的享乐与给词语安排秩序的父之名之间逐渐消隐的信使。[注]

> [注] êtres de vent 字面是“风构成的 / 风一般的存在”，可同时唤起气息、声音与短暂无定；原文不是表示处所的“在风中”。后面的 messagers évanouissant（逐渐消隐的信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消散性。

（本文经 J.-D. 纳西奥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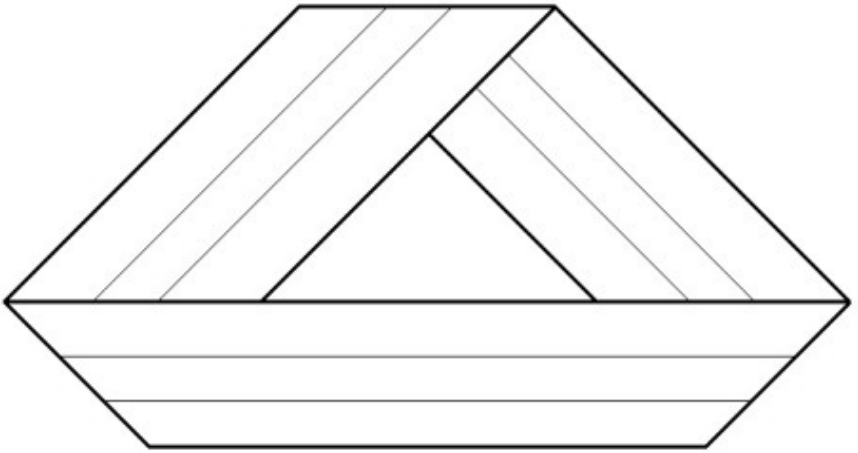
瓦普罗

纳西奥谈到莫比乌斯带时，我不愿打断他，因为我想，正如谈到黎曼空间时一样，我们设想自己可以从这里开始对话。

那么，我会画出这条莫比乌斯带；我接下来这幅图的评述，可以在 Scilicet 所载的《晕眩言说》（L'étourdit）中找到。

我无意图解那篇文本；我更愿意用它来回答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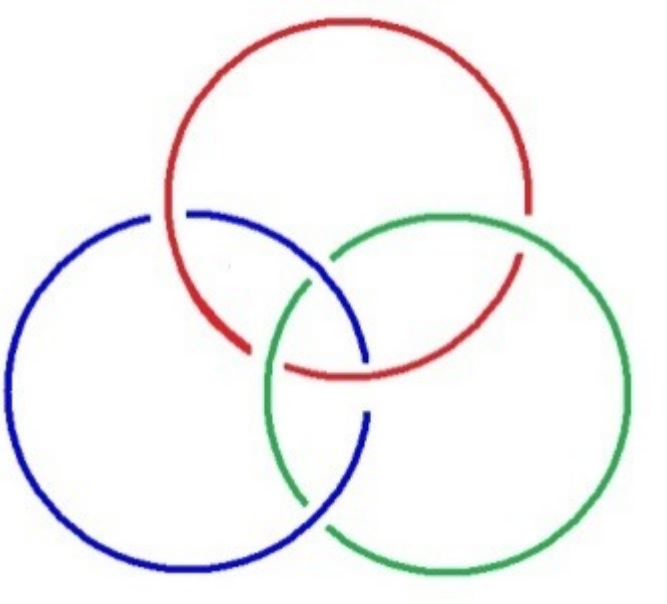
总之，这样说吧：拉康博士鼓励我对你们发言。他把已经出版的四卷《研讨班》拿给我，请我从中为你们提取一些东西；于是，我画了几幅图。



这就是纳西奥用数学式 $S_1 \rightarrow S_2$ 谈论过的莫比乌斯带；现在，我会画出他刚才讲得很清楚的那项切割。切割就在这里。

如果沿着蓝色实线切开，再取出由此得到的曲面碎片，你们会得到一个只有一条边、一个面的曲面；它本身也是一个莫比乌斯曲面。

在黑板另一边，我会从另一个端点画出一条博罗米链；此外，我可以把其中一个实存性画成蓝色。



好了，我会在这两幅图之间，围绕两个词项，努力向你们谈这四卷《研讨班》：

- 首先是“机器”这个词；
- 其次是“结”这个词。

在这四卷中，机器在第二卷、第二期研讨班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很明显，我开始读第一卷，是因为它同《再来一次》同时出版……

《再来一次》是第二十卷；我曾出席那一期研讨班，很高兴拿到书，可以这样来读……不过，我得说，第一卷开头谈到 Ego 时，我并不很

理解；我不熟悉这个词，因为可以说，那不是我出发的地方。于是，我等了一阵；直到谈到超越心理学这个问题时，我才发现自己产生了兴趣。

这个问题在《研讨班》中以想象界与象征界得到展开。我先提议，把它们视作二分带的两个面[注]，分别位于这里蓝色部分的两侧。因为你们必须通过剪裁或绘图意识到：在莫比乌斯带上这样操作，会得到一条二分带；也就是说，这条带不是被分成任意两个部分，而是被分成两个面。

> [注] 同一段口语先说 les deux phases de la bande bipartite，随即又以 non pas en deux parties… mais en deux faces 明确定义为“不是两个部分，而是两个面”。Staferla 与另一份“rue CB”转录都保留 phases / faces 的摇摆；结合曲面与着色语境，正文采用“两个面”，同时在此保留可能由近音造成的口误或听录异文。

我来给它们着色：这里有一个绿色的面；这里发生一次扭转，于是会出现另一面，但绿色又在这里重新出现；如果继续，这里还是绿色；这里将是另一面，而绿色又会在这里重新出现。然后，还有一部分被我涂成红色，它是绿色的反面。

如果我努力紧贴《研讨班》第一卷来向你们提出这条带，我便发现，关涉蓝色的部分是实在界。说到底，这样呈现事情十分笨拙，因为它彻底属于表象。

不过，在《研讨班》第一卷中，我觉得，确实是在弗洛伊德的《否定》（Verneinung）——经伊波利特评述——这一问题上谈到实在界；我也正是以此把勒福尔女士围绕“狼！狼！”这两个词所作的报告连接起来。

好。不过，还是转向“机器”吧。

下一期《研讨班》、第二卷，在我看来展开了机器问题。我十分惊讶地在那里遇见机器的这种面貌，因为此前我曾在数学家那里把它们当作抽象自动机研究，也曾想过机器可能是什么，尽管人们往往不太会想到滑轮或骰子也是机器。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我想走向的是：谈论彼此略有不同的各种机器，并把结与链作为机器来谈。

那么，如果暂且停留在拉康博士《研讨班》第二卷的时期，如果停留在数学机器、递归机器上，这些机器：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 可以任意长久地重复某种操作；
- 有自身的限度；
- 而且未能说明自然语言……那么，这些机器有一个读写头。不过，我认为不应当过度关注这个头，或者只关注这个头。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围绕这个头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会经过不同状态；人们把这些状态称作机器状态，并把它们记作 S_1、S_2 等。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最初，沿循这个头的程序、语法，对我来说是一项很有帮助的类比。

不过，我很快就不得不把这个头一分为二；现在：

- 我完全意识到，读写头正对面的东西，就是所谓“机器带”；
- 我完全意识到，必须认真处理这条带。

不过，莫比乌斯机器——不，恰恰不是莫比乌斯机器，而是图灵机器！——中的带子没有扭转；也就是说，它们必然是线性机器。我们永远无法让这些机器做出它们已经会做的事情以外的东西；而一旦受到约束，它们就会遇到一个限度。也就是说，限度位于无穷一侧：看来，为了说明自然语言，必须把无穷多台机器一台接一台地连接起来，才可能成功让它们做——做什么？这倒值得一问……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不过，从带子这一边看，必须把带子本身当作机器来研究；这已经构成一个阶段，就像我在那里画出的阶段。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你们也很清楚，只用一幅图把它装配出来还不够；必须变换它，必须让这台机器运转。

所以，这是机器的一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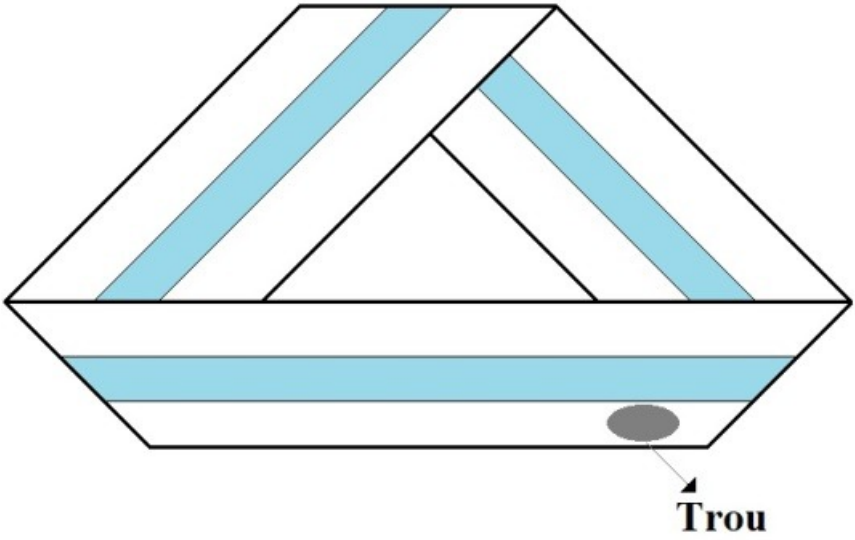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用它做出某种东西。

既然我认真研究这条带及其扭转与孔洞，我会给你们画出这条带带孔的另一种表示，再给你们展示一套颇令人惊讶的小机械安排；总之，

我只展示它的两个端点，因为画中间步骤会很漫长，那本身是一整套练习。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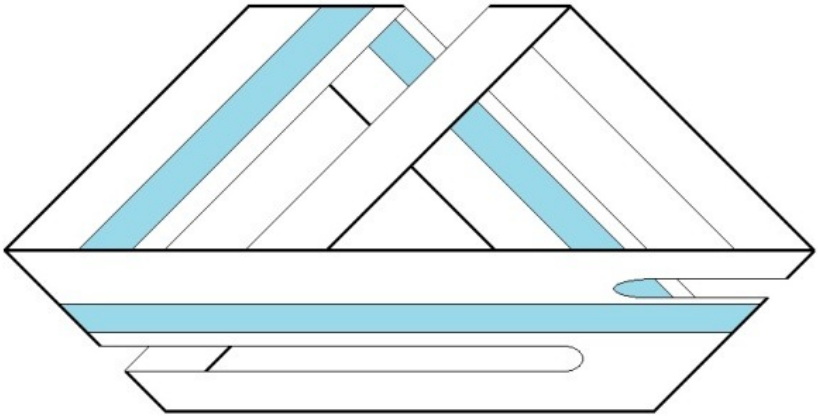
那么，一方面，这就是我在其上打出一个孔的带子。



如果我在这里打一个孔，再延展这个孔，把它的边缘扩宽，便会得到这个。

我会在这里把它画得大一些。

也就是说，我让这个孔的边缘构成中央孔的孔，再重新放回蓝色部分。就是这样。



好，这个图形上还可以重新放置红色与绿色；它就是所谓带的交叉口。如果切开我涂成蓝色的部分，便会得到一处被两次切开的带交叉口；我会把它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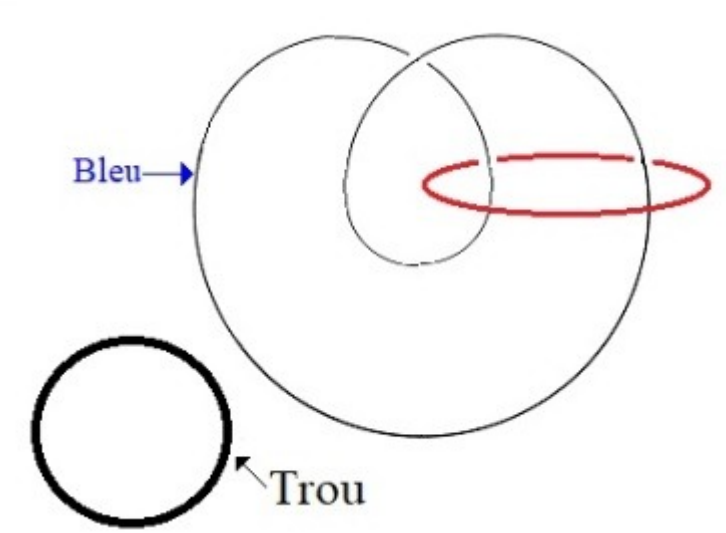
我画出的这些对象具有某些性质。我阅读时，会努力从自己已经画过的一批对象的全部图形中取用一些，看看所读内容能否产生某种结果，能否回应这些图、同这些图及其问题发生共鸣；而这里的问题是曲面问题。

不过，它从来不会长期奏效。

我认为，这是一项常量，是这种做法的常量：每次都会走到某个时刻，事情显得不够充分。不过，我想努力说明的是，那里会发生一次跳跃；因为当我们放弃某一类机器时，已经开始让另一台机器运转。

所以，不应设法把机器推到极端，也就是推到无处。

例如，我在这幅图上向你们展示：



这里已经画出了边，我可以研究这些边。

那么，这些边会给我什么？

好，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孔。

如果从孔、从孔的边缘来推理，很容易想象，它独立于这个曲面上的其他边，完全独立；因为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它独立于蓝色部分与外侧的另一条红边。这里也很清楚，这个黑孔的边缘完全独立。这块小圆片没有打结。

另一方面，我因此可以画出蓝色与红色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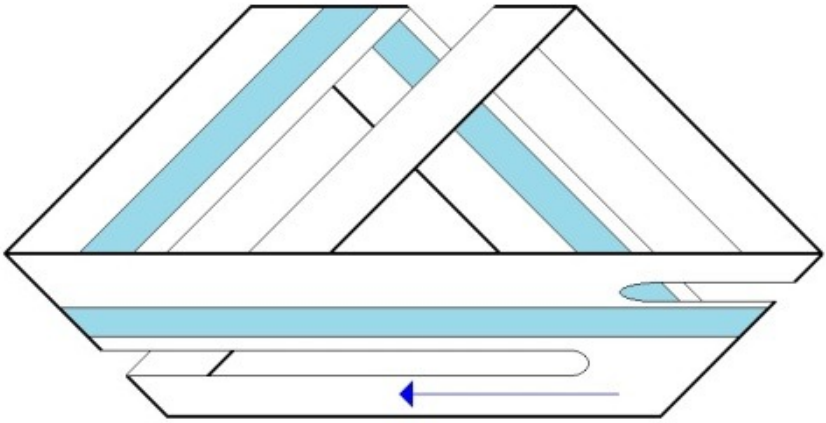
- 蓝色部分将是一个内八字形；一个红色的实存性在其上打结；
- 蓝色部分是画在莫比乌斯带上的莫比乌斯带边缘，而孔的边缘是一个黑色圆环。

我努力以这种方式展示（monstration）一条不断失败、又接连重新开始的道路……

在讨论机器的第二卷《研讨班》中，我曾努力把这台机器——也就是这个带交叉口——应用于弗洛伊德所作、也是拉康博士从中出发的伊尔玛之梦。

于是，我确实定位了梦的运动，并发现，在评述中可以十分精确地沿循弗洛伊德怎样离开原路，怎样同伊尔玛走到一旁。

于是，他没有继续待在这条被蓝色部分穿过的带上，而是在这里走上一条匝道；也就是说，在交叉口处，他偏离了蓝色带的正常路线。



« *Rêve d'Irma* » : trajet de Freud

你们看到，他会被带动，从带子下方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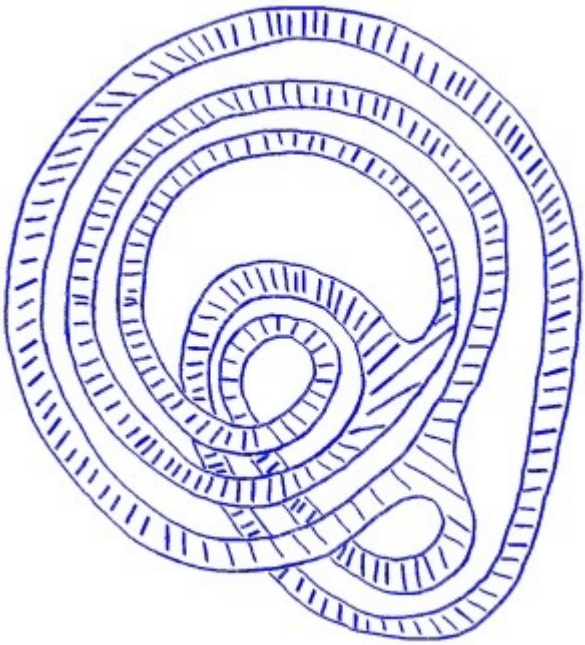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个时刻，他看见伊尔玛张开的嘴。《研讨班》作出的评论是：他此时本该醒来，然而他并没有醒。

那么，我向自己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对自己说：是什么使他没有醒来？

一方面通过研究这些带子，另一方面也通过做梦，我最终把醒来定位到扭转一侧；也就是说，在这幅图里，弗洛伊德似乎没有遇见扭转。

所以，我想向你们展示：沿着我即将完成着色的这条带的三条边进行切割，就可能把它呈现成这样，可能以没有扭转的方式呈现它；你们可以想象，要直接通过连续变换装配出它会多么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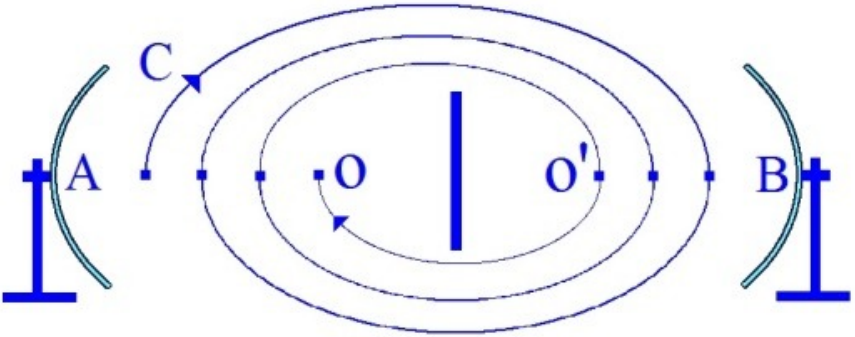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里，我不得不做一点数学。

我此刻所谓做数学，就是寻找一些中间手段，以便证明这项变换；我之所以遇见它，是因为自己一直在摆弄这些对象。

我把带子的整个内部画上斜线；这里不再有扭转，所涉及的是一条真正的螺旋。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切同分析问题配合得非常、非常好。关于这条没有扭转的螺旋，我立刻说明，自己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精神病；我会说，在我从《研讨班》第一卷重新找到的一张初步图式中，它有某种属于分析次序的东西。这幅图颇具启发性；在上一次会议中，拉康博

士向我们提出了一张分析图式，它正可追溯到《研讨班》第一卷的那个时期。



所以你们看到，正在形成的问题是：这里有图解的一部分，也有我保留下来的数学部分；依我看，没有必要用别的方式展开它。我会努力通过谈第十一卷来解释这一点；第十一卷重新接续……

依我看——总之，依照我的读法……重新接续第一卷。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类似的展开；可是，第十一卷中有大量数学式、数学书写，它们属于不同于纳西奥刚才所谈之物的另一种次序。他刚才谈的不是拓扑，但随后谈到逻辑，谈到弗雷格的零；这些东西确实非常突出。只要暂且停留于此，我们便有这些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或者借助带子，或者借助书写。

我们正围绕这些词项打转。

我会说，第十一卷中有许多令数学家惊讶的数学式，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懂；人必须多少成为逻辑学家才能跟上。我想，借助链与结，我们特别容易使自己适应这种进路。

正因如此，我会跳到第二十卷。在我看来，它极其密集、非常简洁；其中谈到“紧致裂口”，数学家能够读懂它，并在那里认出我们所谓紧致性的完全正确的定义。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紧致裂口送回到从中出来的东西，并发现，例如，它会送回第十一期研讨班。只要阅读便可看到：就在前一章《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能指网络得到呈现；拉康在那里……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谈过列维-斯特劳斯与《野性的思维》以后……说这里有某种同巫术思维略有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不连续性。

这大概会让数学家笑得更厉害：在这个时刻谈不连续性；因为拓扑学恰恰由连续函数来定义。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所以，这可能显得极其困难。然而，我认为，就拉康的教学而言，必须把它画出来；恰恰在避开我这里作为书写实践的数学时，结与链会带来某种东西。还必须把它们同我在黑板上画出的曲面区分开：相对于链而言，这些曲面仍是简略的机器；链则是更具实存性的机器，可以十分简单地操作，就像骰子也是机器一样。人可以掷骰子，也可以把链——无论是否博罗米链——扔到地上，再捡起来，重新摆弄。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不过，我认为，能够画出来时，绘图会产生一些结构约束；比起摆弄实体模型，这些约束更容易得到跟随。

由此，我转而讨论“模型”这个词，因为如果我一方面唤起：

- 这些机器；
- 另一方面唤起数学，那么，能够在数学中构造所谓模型，正是一项判准。

而我在这里说，所涉及的并不是模型，因为归根到底，我是在绘图……

我在这里甚至画得相当笨拙……不过，我会为此提出下面这个事实：它们之所以不是模型，是因为拉康博士把数学式书写的工作推进到这样一点，以至于在《再来一次》中为我们产生了某种东西……

他也许没有在那期研讨班中说出它，而是在稍后说出……另一个人此前已经注意到它，这里所涉及的就是“非全”（pas-tous）。

如果确实研究数学：

- 也就是研究数学理论问题；
- 也就是模型理论问题；
- 以及谓词演算语言中的集合论，就根本理解不了“非全”，永远无法发现它；因为整套装置恰恰被安排成：借助希尔伯特的 tau［τ］，这些东西不会显现。

因此，为了在集合论与谓词演算中找到“非全”，必须对自己所寻找的东西另有一种观念。

不过，这一点得到了完全清楚的分节；正是借助这个论证，我们才能产生某种东西。

我说的是，在第二十期研讨班中，人们围绕数学式精确分节出一道界限；进行谓词演算的数学家不必越过这道界限。此后，我们便遇见链；也就是说，我们返回机器，离开这些模型，也离开已经变得更加机械化的集合论，重新回到简单得多的机器。

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简单得多的机器值得实际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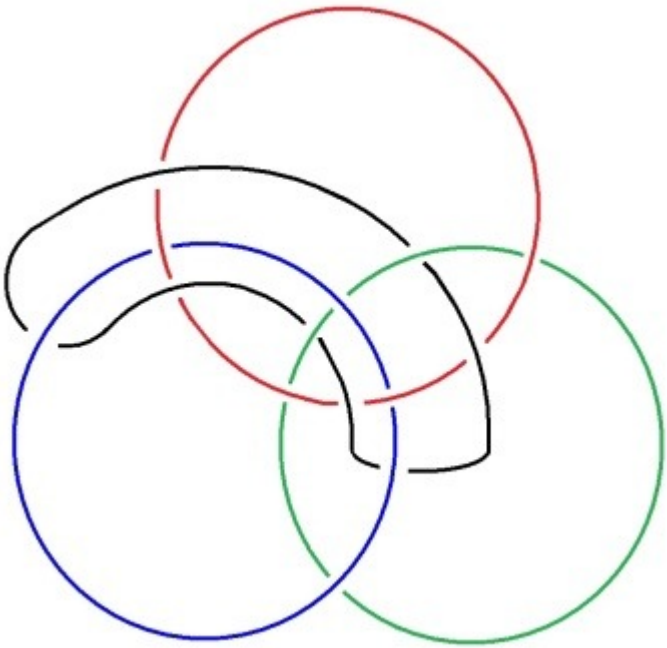
那么，为了结束，我要问：这些链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了重新接续纳西奥用一与大他者提出的问题，我会说……

也为了回应表象的表象或无这一问题……如果我画一条四环链，画一条由 4 个圆环构成的博罗米链，那么，这里有 3 个圆环……

拉康博士在已经发表于 Ornicar? 的研讨班中把这一点讲得十分清楚……我会把这 3 个圆环中的一个像前图那样标成蓝色，也就是这个；另一个标成红色，第三个标成绿色。

如果剪断三个彩色圆环中的一个，而第四个仍为黑色，另外两个彩色圆环便获得自由；因此，它们是打结的……它们呈现出若干同博罗米结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剪断三个圆环中的任意一个，另外两个便获得自由。



那么，在博罗米结构中会发生什么？

第四项是隐含的……

拉康稍后在后续研讨班的某处这样说……第四项是隐含的。那么，问题就是：什么使这三个圆环维系在一起？

这三个圆环中的每一个都维系着三个；可以说，每一个都维系着另外两个，甚至可以说，它维系着三个。

可是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是否落入神秘主义？——什么也没有，但这是一个作数的无，也就是一个空，因为这里不能用第四个圆环来代表它。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在这里，我会说，第四项是明确的。

这里第四项是明确的，我把它命名为 S；而这里，什么使三个圆环维系在一起？

正是博罗米结构这样做，正是它维系着它们；这是一个作数的无。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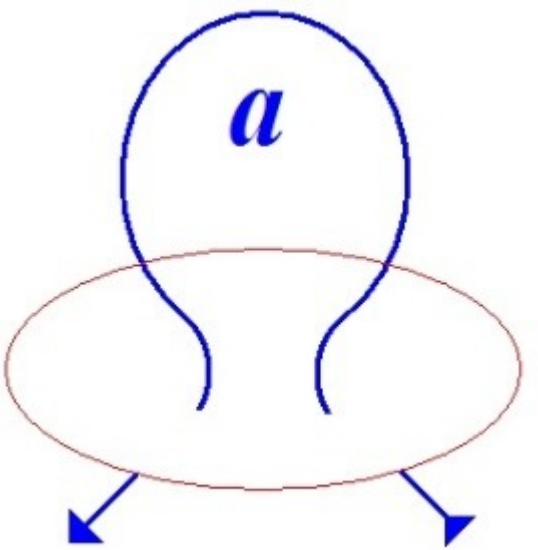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理解或表述这种结性效果的方式：依我看，结性效果使某种不可表示、也无法被任何机器穷尽的东西投入运作；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台机器。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不过，它是一台本身可以实际操作的机器；也就是说，它触手可及。在我看来，它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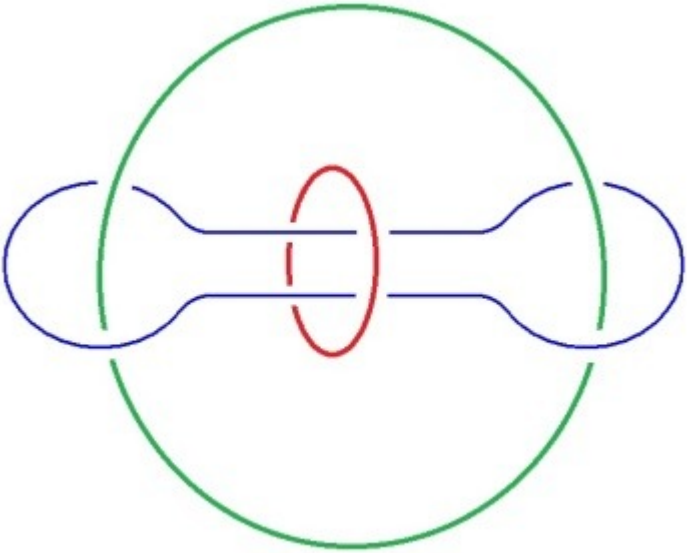
为了唤起《研讨班》中结性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它就像射箭。

也就是说——我从第十一卷取来这个参照——拉康博士围绕一条边画出这幅图，用这些词项呈现驱力；驱力往返运行的回路绕过对象 a。



这是拉康博士的图中第一次出现结性。

请看，我重新找到另一幅从未得到评述、却恰好呈现这条边与这条回路的图时，是多么震动。



这里仍是一条三环链；一个实存性从一个孔中穿过——总之，我把它视作孔——结果形成一条博罗米链。不过，我想说：在教学或进行讨论的问题上，如果诉诸这些图形，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必须启动哪一类操作，才可能成功用它们做出某种东西？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里确实……

我始终只以此为指引……《研讨班》的文本中有某种东西在运作，也就是说，拉康博士进行书写或说话……

我很愿意把它称作“书写机器”，因为它最终确实给出某种写成的东西……那么，可以说，他以一种物质性的、有实存性的方式说话。

他成功展开不同机器，直到遇见如今的博罗米链……

我们可以为自己制造它。为了什么？为了让它运转。当我们实际操作这台机器时，在我看来，它会产生一些效果；尤其可以说，它为话语保证一种极强的物质实存性。一方面，它使我们能够在阅读与书写中走过若干阶段……

我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它使我们能够走过若干路径，一些最终失败的机器小路径。

不过，这同解释一个妙语时发生的事情完全一样。启动对妙语的分析以后，我们并没有穷尽结构；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会觉得自己已经抽干、损坏了妙语这盏灯的光彩。

对于这里在场的结构，你们可以让它运转，可以研究这些链，却永远无法穷尽它们；你们永远无法说清，在三环链中维系它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问题不在于表示它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使这些链维系起来，而你们正面对链的物质性。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所以，这里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随着这些研讨班的最后一期，当我们抵达我所辨认的结性时，就不应继续无穷地构成新机器；因为我们在这里遇见一台无法穷尽的机器。它位于空间中，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空间：它不会、也不能穷尽空间。

相关知识卡 图灵机器、机器带与瓦普罗的拓扑对照

此前的一切阶段，都是这个结构不断重新涌现，让必须实际运转的不同机器重新弹起。

它教给我们的是：必须让这些机器运转；也就是说，不能只靠观看它们来学到东西。

至于数学书写，我得说，自己以一种极其卡巴拉式的方式实践它，甚至读到了布尔巴基。最后，我会说，数学著作中有一种十分困难的扭转；在我看来，你刚才援引的层页空间非常困难，甚至不可想象。不过，我不认为我们由此拥有更好的结构保证。

对于能够在数学上铭写进谓词演算的东西，如果按照拉康在《再来一次》研讨班中分节的方式阅读“非全”问题，就会看到：即使在谓词演算上——这里所涉及的是模型——也不应再次把层页空间当作模型而落入其中。

好了，这相当困难。

课次目录